



恥菴集  
貞

行狀 記 跋 說 雜著 附錄  
年譜 行狀

~ 16  
2340  
4



門八選  
號 2340  
卷 4-4

恥菴集卷之七目錄

行狀

先考副尉府君行狀

記

影友亭記

跋

外王父家訓十條跋

書忠肅公遺稿後

續古酬唱帖跋

咸平李氏世譜跋



說

論錦溪君朴公東亮墓表說

朋友說

婚書

長子勛相婚書

仲子華相婚書

三子夏相婚書

答婚書

雜著

荒政提要

諭青山一境文

諭童蒙等文

諭歛谷一邑文

詩

馬上偶吟

途傍住馬暫憇

松巖待月

贈表兄

送崔而栗令公赴耽羅二首

題申聖時隱谷草堂

要路院

堤懸西十許里有一勝處溪水穿石成坎形如  
圓井盈科而後瀉出成瀑余往賞名以天井

巖因口呼一律

九日林池卽事 二首

自堤川乘舟向京

舟泊驪江 二首

夜坐呼韻 二首

金正寄以長律四首以此和之

輓姜丈

輓尹生 壽甲

閱生 鎮厚 內輓詞

輓李生 樞

輓從姊俞叅判夫人 二首

輓趙生 命佑

坡山書院祇謁栗谷先生

懷古

雨夜

渡木溪津

燈夕戲題

雨後觀義林池瀑布

松巖玩月

松巖待月

李汝九次退栗雨先生酬唱韻以寄謹次以塞

懃懇之意 二首

樂峰金公賦綠陰芳草勝花時以寄謹次其韻

奉呈博粲 三首

次樂峰所寄韻

追次金丈述懷韻以奉博粲

雨後率兒輩往義林池口占

義林池次杜律韻

暮春訪義林池次杜律韻

秋日

詠菊

和金青松次示縣館板上韻

登彈琴臺有感

用彈琴臺韻賦臺巖勝景示金青松

奉贈臨浦堂再從叔 二首

讀明季遺文有感吟贈朴和叔 二首

輓李處士 續

族祖龍溪公改葬輓

輓鄭咸悅 東益 大夫人

輓臨浦公

聊菴集卷之七目錄



聊菴集卷之七

行狀

先考副尉府君行狀

府君諱楚玉字獻卿咸平人始祖諱彥高麗神武大將軍自後世襲簪纓入我朝有諱玄雨 贈執義執義生子諱自寶 贈參議參議生子諱克明 贈判書判書生子諱從生事 惠莊大王與平李施愛策功封咸城君官至刑曹參判謚莊襄公雖以武材顯人望勲業為一代名臣事蹟詳見東國名臣言行錄莊襄生子諱恭縣監縣監生子諱世達左通禮寔

爲公高祖也會祖諱允字縣監 贈左承旨妣 贈  
淑夫人全州崔氏監察諱邦貴之女也祖諱瑒 贈  
左贊成妣 贈貞夫人綾城具氏 中廟駙馬綾昌  
尉諱澣之女考諱弼元禦侮將軍禦侮公之兄諱春  
元以文章直道名於世官至觀察卽所謂九畹公也  
妣孺人居昌慎氏佐郎諱在之女右參贊諱希復之  
孫府君天性仁厚孝謹鄉居勤苦養親雖甚貧約而  
處之裕如不羨榮貴中懷坦易與物無忤人或犯之  
不較也樂道人之善若出諸己至其分別是非則截  
然無所假借鄉人畏而敬之及卒遠近莫不哀之曰

善人亾矣蓋府君天稟之粹志行之懿如此其盛而  
不幸天不假年未享其報施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府  
君生於萬曆丙午四月十五日丁卯以庚辰二月二  
十一日某甲以疾終於漢師之旅舍享年三十五初  
娶完山李氏 恭靖大王之後縣監 贈承旨諱球  
之女參議諱惕然之女弟也參議公以篤孝廉節見  
重於世號同異堂先妣資性莊正端淑絕出等夷宗  
族咸稱其賢歲丁卯虜騎犯境父母欲與避兵則先  
妣辭曰皇辟遠隔湖中安忍獨避而求活乎父母愍  
其情搶攘之中許其赴往聞者嗟歎先妣生於乙巳

六月二十日壬申卒於戊辰七月十七日某甲享年二十四生一男卽之濂正郎後娶安東金氏參奉諱昕之女兵曹參判諱壽男之孫也先妣性溫柔恭謹承上撫下咸得婦道庶姑性多忤而終得其歡心人所難也先妣生於乙巳二月十一日丙辰歿於丙戌九月初六日某甲享年四十二生一男一女男之洙業儒女適士人李邦齡之濂娶佐郎李玠女生三男二女男勛相華相夏相俱業儒華相出繼女適士人沈世綸通德郎閔鎮魯勛相三男二女男壽餘幼華相二男二女夏相一女之洙娶生員朴鴻遇女生三

男三女男泰相鼎相震相女適林挺魯李邦齡三男一女男德謙餘幼女適鄭劼不肖孤之濂生而不天髮未燥而先妣棄背被鞠養于外庭年甫十三先君又棄諸孤永抱終天之戚旣幼無知識不及聞見之詳而長益愚昧無由發揚潛德之萬一小慰人子罔極之痛茲敢畧叙世系及遺行之槩以俟當世立言之君子有以矜察而闡幽焉歲丙寅秋七月日孤之濂泣血書

記

影友亭記



聊齋集 卷七  
舅氏侍郎公年滿七十倦于仕宦節食縮衣經紀退  
休之所乃築一小亭於廣湖之先墓旣落成得宋同  
春所書影友亭三字揭諸亭額一日教其甥李之濂  
曰影友亭者乃吾先祖之所扁也予以不肖思追先  
德剷除荒蕪重建於數世之後徘徊瞻眺恍然若覩  
先祖之遺風其有感於心者深矣汝其爲我記先祖  
名亭之義可乎之濂以不德不文無所丕揚爲辭而  
顧乃命之不置茲不敢重違尊命謹畧記如此影友  
亭者乃公四世祖鶴城府君之所築而府君衣冠之  
藏亦在是焉實府君肇開別業以遺後昆於無窮者

也第其命扁之意愚不敢知果出於何義竊聞府君  
以王孫之貴紈綺之榮脫畧芬華耽嗜問學雅聞  
一世而乃超然獨棲于幽灑靜散之境樂以終身則  
其無以外物之好入於心而必有鞭約近裏之功旣  
師其心矣又取友于其身之影而名之也蓋人位天  
地之中爲萬物之靈者以其有人道而道非高遠只  
是於人倫日用之間處之各得其當而已然人之情  
易察於昭著顯明之處而多忽於隱微幽獨之際人  
欲肆而天理滅未嘗不由不謹獨而致之故千古聖  
賢莫不以此爲戒誠能反顧吾身之影儼然以爲友

聊齋集 卷七  
則是友也造次相隨顛沛不離及爾出往及爾游衍  
無幽而不燭無隱而不見自然使我常存謹恪戒慎  
恐懼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或怠心日彊而德日  
明推而長之無所間斷則大本之立達道之行未必  
不原於是非特警惕發省之助也宜乎府君有取於  
此而後昆之所當服膺而無替者歟今侍郎公天資  
篤厚孝友出入尊道而畏義度分而處約方致位高  
顯而無非儻來之得則此已與世之脅肩營營於形  
勢之塗者萬萬遼絕矣抑御家庭詩禮之訓用大易  
止艮之道退而謹修先業於寂寞之濱端居玩心歌

詠優游其德義文雅風流韻格曠世相符者若此而  
所以翼翼欽欽猶恐失墜之意毋或間於動靜則真  
可謂踐斯亭之名而無所愧矣嗚呼非祖考之賢何  
能以此裕其後非子孫之賢何能以此光其先自今  
以後過斯亭而問所以名者於此而考之則知承家  
燾後之意果有在矣若其亭臺園林峰巒樹石之勝  
江湖魚鳥風月烟雲之奇足以盪滌靈襟開發神觀  
爲培養影友之本者槩見於白軒李相國所記亦姑  
不暇悉也歲辛丑臘月上澣甥姪咸平李之濂拜手  
謹記

取齋集 卷七  
跋

外王父家訓十條跋

外王父府君昔在昏朝固窮自晦為政于家者幾數十年嘗自手書戒飭之目以與諸子督之右十條訓語者是也其訓篤於人倫日用之實而叅以講業進修之方其為語亦各簡約親切有條而不紊嗚呼何其與古人之旨不約而相近也世之人徒知愛子而不知教以義方終使子弟蔑禮循欲敗身辱先者涓涓府君蓋於是焉深有所慨然而作者歟是以諸舅氏少而孺染長益遵守一家淳謹孝悌之風彬彬可

觀而矧吾伯舅東洲先生佩服兢畏欽欽踐蹈居家著孝立朝效忠顯揚先德罔或失墜則其所栽培啓發之者尤足徵矣乃者舅氏敬奉遺訓粧帖而表著之將以嘉範懿戒詔夫子孫重揚府君積善垂慶開裕後人之意所謂善繼善述者非耶為子孫者觀於此無不感激興起莊誦而服膺則孝德馴行世世勿替傳於無窮者豈在是夫之濂生而失慈母養於府君膝下其辛勤鞠育之恩實同天地父母而追報靡及終天隱痛跪讀遺篇怵愴益甚謹別書一件以藏之家因竊書所感於後如此云爾歲在丁酉夏至外

孫咸平李之濂拭血敬書

書忠肅公遺稿後

李君汝九從余遊久熟聞其曾大父忠肅公之壯節未嘗不歛衽欽敬焉一日汝九來示公遺稿一冊余讀公之昏朝時一疏起而歎曰公以貴戚之卿秉與國休戚之義日見爾瞻悖亂天常謀危宗國遂乃慷慨憤痛挺身抗節不顧鼎鑊之禍期暴爾瞻之罪其精忠義烈真可謂出於至誠惻怛者矣惟我慎齋金先生爲銘其墓以表章之吁其盛矣但其言有曰公雖不能明正其罪昭揭彝倫而使奸賊終不能肆其

凶謀者是誰之力哉此何謂也蓋其微意猶恨公疏不能直舉廢母之罪以正討賊之名明彝倫之本也斯乃君子責備之義也然竊嘗觀之爾瞻爰自其初所以懲惡主惡倡鼓禍本者無一不權輿於廢母之論則明彝倫卽在乎討爾瞻討爾瞻乃所以明彝倫也其道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况公於爾瞻嘗斥其亂紀之罪極其嚴截者乎然則公疏不舉此一段者非不能也特言之之序異也何者夫自古人臣忠諫之道因時行義固非一致故三仁之跡不同而孔子皆稱其仁易有納約自牖之道而君子尙焉若

公之所遭又有至難者存焉當是時也上下相徇惟  
惡是濟悖逆絕理天地閉塞爲人臣者果能直觸其  
惡則其可救夫明夷之極乎徒見殺身無益適足爲  
暴揚主惡而已夫豈公之所自期哉夫難明者理也  
易見者跡也故於此先舉爾瞻專擅之迹使手足盡  
露肝膽莫掩則主心或有因此開悟之理主心一悟  
則奸魁不足討而匡救之力始可以漸效矣斯亦不  
爲扶倫之根本乎何必嬰鋒批鱗徑取奇禍之爲快  
哉卽是而言光海伊時若有一分開悟之端安知公  
之不爲盡發底蘊直破無疑乎當其迫致政院詰問

置對之時光海震怒羣凶蝟起虐焰燔灼事將叵測  
禍福之機決於搖手之間而公奮筆抗言無所少挫  
自請就理當盡暴未盡之懷加一層云則公於此其  
將極言也明矣况公之疏擬爾瞻於篡逆謂三司爲  
無君危言直氣凜乎不可犯足使凶徒破膽奸謀不  
售逆折潛消拔本塞源則夫所謂明正其罪昭揭彝  
倫者固無以加此矣或者若以慎齋之言而有所少  
於公之大節則非所以知公者也此不可以不知也  
噫夫人受天地之中莫不有秉彝之德焉忠臣烈士  
何代無之而或多授命於危急之秋捐身於板蕩之

際矣若其計素定於平日蹈危機而不辭自非忠信  
積中義勇著外者不能惟公之所就殆庶幾乎然則  
凡吾人同受是性有秉彝之德者觀乎此則其所以  
感動而興起自有不能已者矣然則斯集之行其有  
補於世教豈淺淺乎余既受而卒業因書所感于卷  
尾以貽汝九云

續古酬唱帖跋

昌寧成汝訥一日持示續古酬唱帖要余和之余受  
而讀未卒業已知此卷之所由作矣昔聽松先生與  
一時諸名勝有酬唱四言詩並萃爲一編余曾幸奉

玩真蹟無論先輩德義標致使人欽仰之不厭其逸  
韻妙墨亦已輝映卓絕非言說所及矣汝訥於是竊  
慕其先祖之遺風有所自述以寓箴警因廣屬於知  
舊間其志亦誠美矣第余以辭拙辭而汝訥請之益  
堅則顧終無一語以答其意哉噫聽松牛溪兩先生  
之至性純行道德學問實爲吾東後學之師表况爲  
後孫而守舊業孺染於家訓寄慕於羹牆則興感而  
振作者又豈他人比哉今汝訥杜門進修循蹈遺則  
益求其所以至於彼者則繼其先祖之緒者不徒爲  
詞章之末而已汝訥其勉之哉夫余之言固亦無所

用者然汝訥因此而有發則猶足為有用也已未長  
至日謹跋

咸平李氏世譜跋

咸平之李為世大姓而惟譜牒不行雖有諸宗謄本  
而詳畧不同真贗相雜恨未之釐正也同宗高城郡  
守迪吉甫求聚諸家譜刪改訛舛彙為定本鳩材刊  
行其意盛矣哉但先祖判書府君及咸城君府君墓  
碣未及入梓故之濂適在鶴林任所竊取墓銘兩本  
及高祖承旨府君墓碣並追為附刊于卷末使後人  
有以攷其世德之所自云崇禎歲次戊辰臘月日後

孫之濂謹識

說

論錦溪君朴公

東亮

墓表說

為朴和叔  
所懇作

癸丑獄事時錦溪朴公供辭所言

裕陵一欵允齋

入墓表中以為

裕陵襪灾之變雖原於

國母迫

切之情而其左道妖人惑上行兇者實臣子之至痛  
而人人所必誅者則何況於公平而國舅不樂也日  
後國舅之禍延及諸公至指公為心腹而將加以亂  
逆之罪則公之以前日不樂之端入於爰辭以明其  
不然者非但事勢之所不免而亦謂其事已泯而無

徵則可保無傷於國舅也此數論者特於常情之外直推事理之正要以明其本心之所在亦可謂審矣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故論事之體互爲輕重常變輕重之間有不可毫髮差者苟不察此而徒以一義而蔽之則或合此而違彼離物而言理者多矣不可以不辨也蓋公既有欲討妖人之舉以致不樂於國舅者則供辭之際舉此不樂之端以爲自明之地者其勢固然也然只就此而論則似矣若必深究其原則有不然者當時爾瞻等必欲慫恿主惡幽廢母后者無所不至當其時也 母后之勢殆哉岌岌雖

纖介之微易成莫大之患然則其於人臣之義所當扶植致死之不暇况公受 先朝特達之知義當與同休戚忘身而殉國者乎若使公徒知舉此而自明不知其因此而反著 母后之失以藉讒賊之口則其可乎哉夫是之故 裕陵一欵固非直指 母后而其歸竟爲凶徒藉口之資及後宮中巫蠱之獄繼起而 西宮之禍遂至於不可救則此雖事之不幸而供辭失言之咎非但衆人以此爲非公亦當噬臍而無及矣然則 裕陵之事當明於前而不當明於後當言於無事之時而不當言於獄起之日也况爲



君諱是春秋之義則雖當請討妖人之罪亦有不  
公誦其所由者而尤不敢以私而害公乃人臣之道  
城狐社鼠之喻又不當盡廢也耶惟此數款其於義  
理並有所未安則謂公之爲此可乎向所謂天下之  
事有常有變而論事之體互爲輕重常變輕重之間  
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政謂此也夫如是則今之擬公  
者何以則得其衷乎意者只是公於禍作危急之際  
思所以明與國舅相阻者惟有此實跡人所共知而  
當時欲討妖人者非甚有干於 母后故遂以爲據  
而不覺其觸犯忌諱蓋亦出於無情而致乎過誤也

過誤乃是眚災之類而聖人之所必肆赦則雖不可  
謂無責於公而亦不害其爲公心之無他也是公之  
失不必掩而公之心自白矣其所輾轉生疣者特事  
之不幸爾雖百千萬億之變抑何與於公哉念公之  
所遇不幸之甚則其在一時凶徒所以傳會證據者  
固不足言而至於世之傳聞而深論者或疑以提起  
先 陵之變圖免奇禍之及或疑以以禳災而爲咀  
呪遂作巫蠱獄之嚆矢則人之疑轉深不可家道而  
戶說蓋亦由於已著之禍端易見而無情之本心難  
知故耳嗚呼事有不幸至於心迹乖違事情繳繞晦

取者集  
昧而不明者則其欲破甲乙之說使真偽辨別羣疑  
畢釋其亦難矣然天下有自然之是非自在而不移  
脫然不拘於事情言說之間而昭著不可掩者若非  
卽此而求之何以決天下之疑盡事物之情乎請申  
言之蓋無論公之爲人與平生行義事業之表著者  
赫赫在人耳目而及當被逮之時正使怵於死生念  
大義而倡邪說要爲自脫其死之計則其爲無狀小  
人也必矣夫小人之心本非難知雖當利害之小而  
必露反覆之情如見其肺肝然况於禍福死生欲惡  
之大者將何所不至哉以此而言方奸賊釀禍之初

設刀鉅鼎鑊以待異己者虐焰薰灼形勢已成况公  
在七臣之列其有必至之勢雖愚夫愚婦之知亦見  
其難免顧公乃不於此陰自附托爲地於事前亦無  
非道苟免反側於事後而乃於壬子爾瞻之搆誣獄  
也特暴其冤狀光海至謂護逆臺諫請爲拿鞫而無  
所懼焉丁巳光海之廢 母后也公時在謫使子錦  
陽公不詣廷請以至臺諫亦請流竄而無所撓焉其  
終始守正無一怵迫於禍福者實有彰明而不可誣  
則安有一朝獨於供辭之中變移其心術甘爲悖義  
之人而不自恥乎此事理之必無者也揆其前後可

見公之當時大節所存則中間一事之過誤非所深疑而以襍災爲咀呪者又特其辭義之不審者耳此所謂天下自然之是非自在而不移脫然不拘於事情言說之間而昭著不可掩者也又竊論之有感必有應天下之定理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人之善惡之不可掩如此也夫以公之平生行業而猶曰有可疑於此則必爲無稽之言而非明理之論矣是以沙溪金先生白沙李公清陰金公爲之辨白於前後者甚悉夫以數賢之忠實正直目見其事之始末而乃能如此則豈必有所阿私比護而然哉其亦

足以徵信於後來無疑也第諸公之所以白公者徒區區於事迹之末以明本心之無他而皆未有以反乎義理之本舉其平生而斷之使此事是非之原終不能洞快獨充齋之論反復詳悉可作公之一大公案而亦以 陵變爲主終不究其常變輕重之分此愚所以不得不辨者也夫抵辨明誣枉必須合彼此之情盡事理之原雖辨誣而不昧乎受誣之由然後所以辨白之者始乃深切而著明矣蓋公之受誣殆將五紀有餘諸公之辨不爲不力猶有未盡破人之疑者以其有供辭失言之故也而今並與其失言者

而為是則是不明乎彼此之情而聽者未必服焉或  
並與所已明者而舉疑之故茲敢不揆僭率而並論  
之覽者詳焉

朋友說 丁巳

古之聖人教人以大倫其目有五而朋友居其一朋  
友之道以信為主曲禮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偏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曾子曰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孟子曰舜尚見帝迭為賓主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朱子釋之曰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  
為僭朋友之道其重若此故周禮有不任之刑任謂  
信於朋友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大故惡  
逆也子曰故舊不遺民不偷表記曰輕交易絕君子  
恥之是以原壤母死而歌悖禮絕理而孔子不棄絕  
又從以叩脛以施不屑之教誨邢恕之奸人皆知之  
而程子以為故人情厚不敢疑於是可見聖賢之交  
友矣富鄭公以細故與韓魏公絕韓則每自致問饋  
遺不替而富終不答韓沒富亦不弔可謂韓得而富  
失矣金陵做事太踈脫其徒欲殺司馬君實而君實

不絕交道於金陵君子不以爲非於是可見先達之交友矣然則揆以聖人之教先達之行苟非惡逆之外則不可棄絕故舊明矣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斯之謂歟

吾旣作此說以爲韓得富失而猶未自信及見朱子語類論此事者以爲富不如韓較寬大於是始信鄙說之不差也旣而熟復朱子所跋黃仲本朋友說黃說恨不得見而觀朱子所論發明朋友之義丁寧反覆精微曲折莫不悉備有以極乎天理之至人倫之盡矣後學於夫子之訓惟恐講之不

切體之不力而已何患此義之或有所未明也然則如此說者不幾於疊床架屋之歸乎因書所感於後如此云

婚書

長子勛相婚書 甲辰

伏以禮本婚媾蓋爲萬世之始敬章遠別將合二姓之歡不揣寒族之微雅慕德門之舊以之濂長子勛相不教典訓未授室家賢閣第一小娘子資性惟嘉德容甚茂豈期合配幸許交親信婦德宜家人雖貪求於同氣任天道長萬物誠有愧於量材薄物敬將

微誠是寓

仲子華相婚書

辛亥

古重大婚蓋有六儀之賁禮合二姓將傳百世之嗣  
固寒族之匪華幸高閥之允許恭承賢閭第五小娘  
子姆訓早服宜期吉士之歸而之濂之姪華相詩禮  
未聞豈望好逑之擬自愧匪斧之求遽遂因針之願  
良用欣慰曷可名言承我宗事敢云勗率之有常宜  
其家人可期正內之無替有小儀物敬伸先典

三子夏相婚書

乙卯

伏以禮本婚媾蓋肇繼嗣之端義賁剛柔將順齊合  
之道顧寒族之匪華敢高閥之擬議之濂之第三子  
夏相詩禮無聞未諧受室恭承賢閭第七小娘子德  
容甚茂方謹于歸雖貪同氣之求實重量材之愧豈  
期謙厚遽許交親未服義方縱乏聘相之教克慎柔  
德式卜宜家之慶幣儀不腆先典敬伸

答婚書

庚申

咸豐李之濂白閔判府事執事並世交許猥御伯仲  
之賢同氣相求遂講婚姻之好伏惟寒族敢擬高閥  
茲承第三令姪詩禮有聞方勤好逑之擇之濂之第  
二女德容未習亦期吉士之歸嘉命見臨鄙懷良慰

剛柔齊體雖有愧於量材夙宿母怠庶無違於宮事  
其為欣賀曷可云喻伏惟尊鑑不宣

雜著

荒政提要 辛亥

今日賑政不法古先無以見效蓋周禮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而以散利薄征為首呂氏曰聚萬民者札瘥

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

租之未納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

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葉氏曰聖人十二政固皆有

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關係民命尤急也利

不散則民不聚民不聚則雖有膏禮然則如欲救恤

斯民盡於此二者大有所理會也但今之論者莫不

曰公私儲蓄已竭雖有智者末如之何也然若使上

下盡心用十分道理豈至此哉蓋何謂散利雖未知

大農歲入總計幾何而今使均會新舊據其定見量

其所費一切計百官廩料及軍食之不可缺者畫為

周歲之用然後以其餘數盡付賑廳且上自內帑下

至百司諸衙無論大小皆有蓄藏各司奴婢貢布屯

至鉅萬小悉取簿記隨其多少均會新舊計各司驕

直下人料布外並為省約如炬燭等雜色不至緊急

人亦省其數此不然百司治事非無事而食今廩祿

已自太薄又減驕直非可支之道下人亦一民也荒

歲有與工役民者若減乎此以濟乎彼一從周禮之

所費均也或廩給稍優者會減可也

取者集

制然後以其餘數盡付賑廳新入之穀因留待用舊儲金帛盡為刮取以為

賀遷之資所得當以千萬計與地部所出叅合會同乘時

散出高估而糴之則百萬之穀可坐而辦賑救之策

可以周備或云今年穀貴人人惜出廣糴未易今雖大歉富室財利益富京外皆然今若高時

價以誘之苟利目前願售者多矣自歸於損有餘助不給資財之道有裕矣古人莫不以高時估以招商

出官錢以市糴為急務外方則兩西管餉之穀其數至百餘萬

統營及各道兵水營以至營將僉使察訪屯田別將

並有蓄積米布多者至千百計令本道監司悉取各

營簿記按覈實數均會新舊又計緊急應用為周歲

之用畧有餘裕然後盡數刮出以為賑用一聽各道

監司裁制申嚴私用元數則賑廳總領主管使不得

行奸蓋京府則所儲雖無實用猶為府庫之財至如閩帥輩多是債帥之類一以饕餮為能事肥已

已足波及親舊用如沙礫輦載絡繹如任其私用助長貪暴曷若取為救民之需哉若守令則

朝家會減元俸之外無他科歛然山澤之賦工商之

征魚鹽之利獄訟之贖其佗雜色所賦隨地廣狹所

入亦多亦使監司總點實數使為賑用則積小成大

所益亦廣又令各邑更申鬻爵之令勸發積粟之家

蓋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與進納不同諭以激之授

官之後合令有司加禮優待與見任同則遠近慕效

願輸者多矣如是則內外蓄積公私帑藏歛虛就實



省費為約總歸于一可以備民之患既有備則隨其

遠近量其欠足或移粟以通用移民以就粟推移變

通緩急足用然散利而不薄征則民亦不能保朱子曰救

荒之法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其所恃賴未蓋

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

何謂薄征凡今之民莫不瀕死必須全放軍民舊欠

之布租稅則依朱子之法第為三等戶除上戶外中

下戶則節次放免民力可紓矣兩西稍豐則不在此

此法今若做其法除上戶隨分減放外下戶則盡行

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不過共成五分當時稱其平允

然放免米布之稅國用不給何哉蓋京外財用初計

減周歲之用僅可支如又慮不虞之備則就均會元

數中更折取三分之一以代所缺取其二以救飢民

則上下胥賴得以相濟矣既散利薄征矣若不寬償

糴則民亦不可保矣蓋何謂寬償糴今欲專責則民

不能堪欲專予則徒有散而無歛無以為嗣歲之計

依朱子收稅之法丘氏責糴之說上戶則責三分之

二中戶則責其半下戶則專減今年禾穀雖實雜穀

下戶則或全廢糶事或所收已盡雖責其一分亦不

可支丘氏之法以莫若不責為善雖待豐取償亦可

分為三等其為民慮深矣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

世宗全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乎此

實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今雖不能全減第為三等

可保或嚴覈殘實使不欺蔽則貧富勻齊各得全保庶

免流離轉徙之患矣蓋今歲黎民舉罹艱阨死者過當其不死者亦復公私乞貸猶不能支或賣田宅器皿或賣所着衣裳或賣已耕之田已鋤之畝免此者或禾未熟而摘已盡或為飢者之所剽竊早晚之穀待熟全收者蓋寡則其民雖得苟延朝夕家徒壁立且以黍粟不實豆太蕎麥全無所獲所恃惟禾穀而禾穀雖稔或無種未播或既種而就陳者居半以此所收量彼所應殆不啻十之一二且今歲民家其父母兄弟妻子不死於癘疫飢饉者幾希然則秋穫之後經理埋掩不可已矣公私積債不可不償矣田稅

身役不可不納矣以一分之穀當十分之需雖稱貸而益之猶恐不給况望推其餘以糊其口而衣其體乎如此而不減租稅不寬逋負則羸敗餘民復困飢寒其死可立而待至于明春雖欲賑之必無及矣閩

之民有全拋農事方仰食他人者甚多雖有所收未及卒歲者並居三之二租稅債負從何而責糊口禦寒從何而得此民事故賑其民不若減其稅備種食

不若寬逋負為此徵債無異割肉取飽只見其先斃也以今觀之設使措置贍悉民得小康蘇殘安業固未易期夫凶年疾疫兵禍三者之患無以異同蓋國運不幸荐遭歲凶生靈積困至于今年大侵天患

耳者集 卷一  
疊行層加十家無餘四方同然扶老攜幼流漂顛沒  
暴骸道路橫尸千里至於父子不相保兄弟夫婦相  
捐甚至子乘父尸母遺乳兒傷倫悖理亦不暇顧寬  
氣薰天號呼遍野實天地之變古史所罕雖壬辰兵  
禍未必踰此言之可為痛心今蕩殘餘民至秋稍蘇  
而羸憊積敗身無片膚粒食之後死亾相繼雖強壯  
之人無不凋瘁不任趨事人心壞喪越禮犯法恬不  
知恥人類化爲禽獸不幸近之正如大亂之國大病  
之人雖善法良藥未易完復必須德政之施補瀉之  
宜不差毫釐如保赤子兢兢業業持以十年之久乃

可復也既寬償糶矣若不安集流民則民多失所目  
今行丐之民遍於中外既不能自保又大爲民患強  
壯者聚而爲盜劫財殺人老弱女子出沒田野竊取  
無時依附閭閻穿窬爲業人莫之禁彼豈皆盜賊之  
流也遠去鄉里無所依賴飢寒切身以至於此此極  
可傷今令各邑按覈境內流亡之數官給糧料使歸  
本土又令所去本邑各別振廩無田者官給食土使  
保存復業其地遠不能歸者或元無根着者所居郡  
邑接濟保存其中丁壯者或定軍役或定官役則民  
各有業不至流散非但盜賊之患自熄賑恤之數亦

耳

省矣昔司馬溫公因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

州之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

亦使量給流民口糧俾歸本土有以護送不使流散

官與之牛且具種子趨時耕作以爲嗣歲之計富鄭

公又察其無業者盡給以田擇其丁夫竭儲蓄以救

民窮薄征賦以紓民力業流通還復鄉土則荒政之

要保民之道盡矣夫如是然後荒政所謂緩刑弛力

舍禁去幾皆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始可

以措之蓋民不聚則法無所施也周禮荒政十二散

第十條可次誠能各就分職遍者叅觀隨時斟酌以加

減之使關節通貫脉理相屬荒政之本末舉矣荒政

既舉則明春流浪之民必不如今歲矣然京外無告

之民尚多可賑若開糶之法又小失時則雖多不可

利民二者不可不預講也呂氏曰大抵荒政統而論

修李惺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之處使之流通移

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魏李惺平糶法

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

之雖遇飢饉糶不貴而民不散夫呂氏四策可見賑

救之先後本末李惺散糶之法非發大熟之所歛

則亦不可救今日之賑非大有所發不可爲也蓋

賑民則當依富鄭公之法須預置簿記民數分爲老

弱或給散料或賑以粥使民散處以便薪水最爲簡

便蓋飢民衆聚氣相薰蒸疾疫易發也慶曆八年河

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出粟益

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心齋集 卷七 雜著 二三

耳者集

山擇官吏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為大塚  
葬之凡活五十餘萬  
民多會集矯偽相雜辨察為難

則用程子之法程子曰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不

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

所及廣常見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

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以救

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餓死者在前無以救

之矣夫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

空曠處宿戒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

能營一出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處擇羸弱者作

稀粥早晚兩給使氣稍完然後一給愚謂可食粥久

給飯者合兩時粥米為飯一食則可活矣

或作泄及羸憊者又依救荒法中松葉末和粥賑之

即其要也按本州松葉守中不飢延年且治癘疫屢

試屢驗功不可述取松葉生搗作拳日乾

又搗作末篩下每二合和粥服之不可多然富鄭公  
多則太燥腸澁以太末相雜可以解之  
雖至誠恤民而其所以有成效者以任人得其道也  
賑廳當謹擇郎廳不拘資級務選方正勤敏之人厚  
其廩祿而委任之所為表著者或直出六品職或除  
拜守令則人人莫不盡心矣今之朝士出於仕道者  
多是更歷既久諳熟世情其不重利輕義先私後公  
者鮮矣况資歷已高則無所冀望只是循常責應苟  
免目前此所以惠未究而事不濟也外方則土地之  
廣狹人民之衆寡不一聚賑一處則遠地之民勢不  
能均濟今據邑有十面者言之十面各設賑所面之

大者加置一二所擇所部有識之士十人或寓公品  
官無論生進朝官務選平日為鄉人之所信服者各  
授一面官不遙制使之便宜且喻以 朝廷仁民之  
意重其祿賦加禮優待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慰藉  
出於至誠守令以時親歷按視察其能否功勞表著  
者聞于監司啓 聞行賞或遷官通仕則人皆感勵  
效力且無官吏因緣盜竊之弊矣以緩急言之則賑  
粥為先以輕重言之則散糶為大蓋散糶則令各邑  
先計所儲倉穀元數幾何次計富家所發幾何次計  
雜色所備幾何類會之後又計三等之戶數並幾何

下戶則一月給米二十斗中戶則給米十五斗上戶  
則給米十斗所給時日則分為三次二月望日為一  
次三月望日為二次四月望日為三次計下戶三月  
之資並六十斗可以資賴麥熟之前以業農作並計  
三等戶三月所費比量元穀見在之數有餘則留為  
麥後不虞之備不足則請于監司或直報賑廳推移  
變通取足其數蓋當以量費辦粟不可惜費減糶  
救災議以口計給一戶所給幾十石今難辦得只給  
下戶前後六十斗則或可繼餐粥不至於死亡此亦  
從約之甚穀數有餘則加給十斗一次種子則又擇  
中下戶成冊令各面逐戶考覈田畝多少使捧各戶

耳者集

手本母使欺蔽一一計番給種所給時日分為二次  
三月初旬為一次四月初旬為二次此并須預為料  
理當費幾何不足則又為取足庶免殘戶之種廢農  
之患矣今各邑分穀初不預量臨時以田結分給斗  
斗升升所補不實不為定節頻頻分散勞弊  
農民分給之際飢者不必償或未與者不必飢收歛之時  
償者非所受者不必償或未與者不必飢收歛之時  
弊非止一端此所以不若擇為及今將分賑開糶二  
三等分給有節量出為備者也  
法嚴立科條行會八道使之着實舉行又別為申飭  
監司糾督各邑并於歲前一齊量度準備母使臨時  
窘急以致顛敗不能者一一杖黜又於明春開賑時  
差遣御史自監司以下並為督察勤怠繩之以法蓋

守令乘時盜竊財穀犯贓者論死或稽緩不及或賑  
民不致誠以殺人者隨輕重或杖黜徒配不少假貸  
蓋不賑致死與操刃而殺之何異殺一人其罰償命  
况殺眾人者乎罰不可不重也然表裏應用之穀賑  
廳不可不預為料理將應用銀布凡通漕運處如兩  
西兩南隨地豐歉及時買米使外方監司一體施行  
大槩內外財用賑廳總制一糶米穀以救民飢一補  
國用以紓民力臨時移均隨缺補填須置郎僚八員  
總管八道財簿檢其勤怠以行黜陟則事約而功利  
之及者廣矣大抵荒政雖舉而外方不恪守奉行則

亦安有實效也蓋生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專係乎監司監司之得人專係乎銓選之公私而自前銓選多出於私昵請托之道輾轉相徇闒茸并進馴致刑政紊亂綱紀不立徵歛無藝剝膚髓髓愁怨朋興召灾感疹至使今日邦本撓動離析分崩百尺竿頭又進一步者寔由乎此可不懍然寒心哉朱子曰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此莫不由於王政之不行善治之不作百度無制用人失道也然根本之策姑未暇論救急之道要先講究也噫彼徇私之

弊已成痼疾猝難矯革則惟有一策因時制宜可做

小康依漢唐宋以來古制重方面擇良吏毋使內外

有小輕重按竊稽漢唐宋之制宣帝之治平專在乎

以帥臣入三公自三公出為帥臣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

舍為治之法今於正卿亞卿之列別擇剛明公正有

重望者出任方面自方面而入秉兩銓或入台鼎州

府巨鎮為諸邑鎮營者亦以正卿亞卿之列為之其

選與監司等或擇堂上中有聲望者任之皆兼以御

史之嚆使審察屬邑以行彈劾夫知民疾苦與為政

一道置監司一員耳目甚遠所自州牧或升監司或



耳

入臺憲若郡守令監則亦差送文臣出入三司者或

別薦方外學問行懿之士不拘階級直為除拜重其

薦法以責後効論薦人材係國治安必使極其嚴謹

甚不稱職至受重罰而亦重誤薦或擇蔭仕武弁可

用者任之蓋以地之大小難易而為差等有聲績則

或直通臺侍或遷官陞品則人各自重內而治事外

而治民具舉並臻矣昔漢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言切中古今俗吏之弊今之

所謂能吏最難用以嚴刻為明許譎為德外雖若政

理事舉民實受剖克之患反不如迂拙無能者之無

害然而辯給足以欺人又能善中人意故每居陞擢

之先蠹民病國莫此或謂彼卿相臺閣之人不過取

為甚為可痛察也

目前人材豈必以任外而有異哉夫人情安於故常

動於殊別今乃重其任顯其位循名責實絕於前格

則必能警動自勵思盡其力各保名位况彼致卿相

任臺侍之人論其資品亦多勝於人者乎此前代之

所以必重其任而下民得以蘇息者也監司守令一

易矣若先擇監司且擇州府為鎮管者則各邑風動

莫不警飭思過半矣其中尤甚不堪者去之又量地

之難易漸次換之一邊搜訪人蓋國之所以為國者

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生者以有食也民飢乏食舉

將就盡則國不為國其理甚明然則今欲扶國危策

在救民欲救斯民當舉荒政然而荒政之行在於守

取者集 卷七  
令守令之本在於監司故雖罄竭財賦而不擇監司  
守令則徒費而已今擇監司守令而不罄出財賦則  
徒勤而已二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救今  
日之患也

諭青山一境文 癸亥

古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邑雖偏小豈無才行卓  
異者乎方今 朝家申飭本道使之搜訪報 聞以  
爲他日登庸之資豈不盛哉古者聖人叙以人倫其  
目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是也夫人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卽近於禽

獸故聖人斯惻設此而教之使人知爲人之道而得  
免於禽獸可謂至矣近世以來教化不明風俗頹敗  
悖倫亂常之徒處處有之豈不可傷也哉吾邑或有  
爲子而不孝爲弟而不恭爲夫婦而不和以少凌長  
朋友不遜者則其各悉爲報聞以爲依法科罪規正  
風俗其間有孝子烈婦行誼特出者別爲抄錄牒報  
以爲獎勵  
閭巷之間鰥寡孤獨無所依賴者亦爲抄報以爲別  
加護恤

民間或有遭親喪而家貧不能辦過時不葬者或有

女子而家貧無資過時不嫁者並爲抄錄當自官家  
隨力賙助焉

諭童蒙等文

噫天賦斯人性無不善而世降以來風教不明幼失  
導迪之方長爲賀賀之俗誠可惻然夫造士之道蒙  
養爲貴朱子小學之書不可不先講也使童蒙各持  
小學就學事

諭歛谷一邑文 丁卯

運氣不幸今年癘疫死亡者甚多草葬山邊處處有  
之慘不忍見其中有父母兄弟子孫者則不待官令

必各自收葬但只有踈遠親戚者則或視若路人無  
意收尸者有之誠爲愍惻若終不葬則官家將爲摘  
發治罪計料今月內盡爲收葬事坊坊曲曲一一知  
委俾使無主死人免爲暴骨原野之患事

詩

馬上偶吟

複嶺猶含雪春風未破寒崎嶇馬蹄澁吟興未全閑  
途傍住馬暫憇

繫馬道邊樹閒吟枕石根潺湲冰底水還似慰慇懃  
松巖待月

待月坐松石山高月上遲水天混不辨魚躍聽聲知

贈表兄

湖海相逢日天時屬早秋三杯傾濁酒一笑破牢愁  
草樹田園靜烟霞礪谷一作水石幽方知人世外真樂自  
悠悠

送崔而栗令公赴耽羅

旄鉞青冥下樓船碧海通穹鯢避正直峒獠讐威風  
歲月萍蓬裏乾坤感慨中衰慵若爲別分手莫忽忽

其二

弱水浮無極挈山天外孤祥光南斗近爽氣北風俱

忠信人先伏神明理所扶不虞治報日蕙苾化明珠

題申聖時隱谷草堂

主人幽棲築寒泉帶草堂林風吹蕙幌山鳥下書床  
絕壁流雲氣方塘受月光地偏心自遠吾道在修藏

要路院

大野黃雲合羣巒碧樹稠僻村民氣樂空院鳥聲幽  
歲月催征道風光摠客愁百年無盡事借問幾時休  
堤縣西十許里有一勝處溪水穿石成坎形如  
圓井盈科而後瀉出成瀑余往賞名以天井巖  
因口呼一律

石井瀉長瀑山光擁巘驚雷動白日噴玉灑林端  
靜坐清心境閒吟岸鶚冠條然興不盡忘却夕暉殘

九日林池卽事

重陽幽約在攜酒訪林池哀壑秋光老晴沙鴈影隨  
日斜霞綺散風動釣船移手弄黃花飲無端興入詩

其二

九日林池上秋風景色多霜清楓落葉露浥菊垂花  
鳧鷖沿渚戲兒童鼓柁歌含杯酬令節高興滿山阿

自堤川乘舟向京

再度入堤峽今朝復出秦空悲失路客不見問津人

江漢歸舟迥雲山別夢頻故園知漸近惟喜對朋親  
舟泊驪江

歸舟向京洛暮泊驪江頭星月三更夜風雲萬里秋  
山河非世態天地任吾憂牢落旅遊倦長吟倚柁樓

其二

秋色滿天地移舟泛碧漪幽憂從此豁詩興逐時宜  
樓閣清心壯烟霞覽寺奇茲遊天與借吾道不須疑

夜坐呼韻

十月到楊江三冬閉雪窓無書破病緒不寐伴殘缸  
世事雲俱變天時夢亦懺永懷當歲暮莫厭酒盈缸

其二

靜坐夜無寐寒窓月影明擁衾呼凍耐覓句到深更  
牢落傷時歎超然出世情吾生分已定何用不平鳴  
金正寄以長律四首以此和之

不見詩仙久相思過一春新篇忽入手逸韻頓清神  
出處寧殊趣行藏各任真安身別有法萬事不須鬪

輓姜丈

葆靜全吾性稱仁望八齡田園真樂在軒冕世緣輕  
蟬蛻辭真界鸞驂上太清諸郎摠蘭玉餘慶振家聲

輓尹生

壽甲

孝子乘乘日俄驚報促生吁嗟兩世好奄忽半年強  
賢婦將何倚遺孤摠未成病違蒿里餞衰涕漫琅琅

閔生

鎮厚

內輓詞

赫世家聲遠名門婦德純掌珠才見隕蘭蕙忽萎春  
庭缺調甘旨閨違詠藻蘋呱呱一兒女隣里亦悲辛

輓李生

樞

疇昔承風範休休長德人芳隣卜未幾世事忽非真  
故宅空雲月靈辰畫友親五男倫序好餘慶付振振

輓從姊俞參判夫人

婉婉承家訓溫溫執婦儀衍榮 恩誥煥偕老壽幃

耶菴集 卷十  
輝福履人爭頌浮生夢忽疑存亡親懿痛哀涕謾沾衣

其二

諸子芝蘭秀三郎紫禁賢一家榮耀備七袞壽祺全  
忽看萱凋露空開鶴弔阡瘞殘違祖載痛哭向雲天

輓趙生

命佑

夫君賢者後忠孝傳家風君生挺英姿志氣跨烟虹  
行如大小連學究天人際吾黨幸有人相期裨斯世  
邠知一疾逝玉樹霜前萎慈顏斷倚閭後嗣將誰託  
福善理顛倒高天終莫詰病夫臥江漢永孤幽明訣

哀哀不忍挽雪涕空沾臆

坡山書院祇謁栗谷先生

平生積慕仰此日登斯堂焚香敬拜跪恍若臨洋洋  
皇天眷我邦哲人挺海東寥寥數千載絕學傳其宗  
名高並日月業大彌蒼穹恭惟經濟心體用互周旋  
至誠竟莫施微言炳簡編歸來百年間世道孰主張  
願言質衆理先生言不揚俯仰增感慨雪涕空彷徨

懷古

屹立回瀾石獨留華使跡偉篆映東藩蛟螭若踊躍  
摩挲起自傷撫古涕沾臆如何禮義邦今作腥膻穢

天心竟難測只悼生晚世吾寧舍此去東訪神仙界

雨夜

簷溜淙淙夢裏聽秋衾已覺着微涼  
輾轉中宵眠不得無端喚起客愁長

渡木溪津

峽江春水碧溶溶古渡朝烟翠且重世故驅人長役  
役雲山應記往來蹤

燈夕戲題

中原燈節上元是我俗如何四八看靜夜懸燈傾酒  
罍一年三百孰非歡

雨後觀義林池瀑布

大池盈溢出飛泉雪岳崩騰落半天風雷噴薄震巖  
谷不覺心神頓爽然

松巖玩月

松間月色半沉溪水面浮烟翠且低散步朗吟心骨  
爽不知風露夜淒淒

松巖待月

待月溪亭坐石磯夜深松露滴人衣須臾月出銀波  
動水禽驚起近人飛

李汝九次退粟兩先生酬唱韻以寄謹次以塞



耳在集 卷一

懃懇之意

此事從來不敢疑深慚日用道全離講論相益吾何有並進知行子所知

其二

道體高深不可方要磨古鏡到重光幽明巨細從茲燭足目超然至樂鄉

方字韻乃朱子古鏡重磨方詩韻故略及其義耳

樂峰金公賦綠陰芳草勝花時以寄謹次其韻

奉呈博粲

靜中冥默攬天時春事爭如夏景遲望裏蒸紅渾不見吟邊嫩綠浩無涯烟生翠褥鋪芳草柳鞦柔絲拂

小池分付山家幽勝趣呼杯何必越花枝

其二

莫嗟時候遞推遷物色看看取次憐花謝園林春寂寞綠均阡陌草芊綿倚筇吟興槐陰下灑面清風柳檻前除了韶華幽事足却嫌鶯語攪閒眠

其三

滌炎何必蔗漿寒爽抱濃陰四面環風蓋翳曦晴後玩草烟如織雨中觀能開活畫綾羅艷莫恨名園錦繡殘方信詩翁描寫盡百篇吟興不教闌

次樂峰所寄韻

心卷集

卷七

詩

三六

才壯缺今數大家歸田晚節傍烟蘿詩篇老去愁花  
鳥勝事一作行樂春來在礪阿竹几詠酣哀玉動青山筆  
落白雲多吾人亦有安身地風月無邊與點哦

追次金丈述懷韻以奉博粲

斯道漂漂孰與偕抱經謾自藝茅柴樂天只在心無  
事憂世何須悶莫排聖學門墻徒鑽仰詞壇風雅絕  
詼誹窮山不有逢迎數邠裏從誰撥此懷

雨後率兒輩往義林池口占

偶然乘興訪林池五七冠童取次隨碧岫晴嵐濃欲  
滴丹崖翠柏老更奇涵虛天水閑相映上下鳶魚樂

自知認得古人吟弄意歸來髮鬢浴沂時

義林池次杜律韻

義林池水幾時功蓄聚元成造化中雲霧屯藏淹日  
月魚龍寂寞起秋風青莎綠蒲鳥逾白斷岸欹巖楓  
欲紅製芟他年遺世去不妨垂釣伴漁翁

暮春訪義林池次杜律韻

振衣穿屨入山中一碧池光映遠空五七冠童隨杖  
屨百千蜂蝶戲春風天機自熟雙鷗白造化無爲萬  
蕊紅飲罷數舟牽錦纜却愁棹拂好花叢

秋日

秋日陰陰苦不開小齋寥落意難裁雲山漠漠鄉關  
遠木葉蕭蕭古峽哀節序徒添衰鬢雪窮愁未把菊  
花杯倚窓覓句呼兒寫却看前林宿鳥回

詠菊

峽裏雲山四面環林居但得足幽閒籬邊借菊分叢  
植霜後開花別眼看歲暮襟懷相與托箇中操節孰  
能班寒英采采無人贈日日孤吟興未闌

和金青松次示縣館板上韻

華館深深簾影低公庭寂寂鳥窺棲春城宿霧通林  
澤山市晴嵐漾石溪題板幾經人播詠壁紗惟見燕

粘泥時危病客尋遺跡感古悲吟日已西

登彈琴臺有感

三十年前登此臺三十年後今始來往事微茫夢已  
冷山河依舊眼重開滄波白鳥顏如舊絕壁蒼松韻  
更哀千古何人同感慨白雲流水摠悠悠余曾於童  
非時陪王

父來遊今倏已三十餘年  
矣登臨感舊不勝愴懷

用彈琴臺韻賦臺巖勝景示金青松

碧峰圍合護瓊臺中有飛泉一道來白日風雷殷地  
發青春雲錦挾崖開月明仙鶴清音徹夜靜湘靈寶  
瑟哀莫道桃源尋不得塵緣到此已悠哉

奉贈臨浦堂再從叔

主人何事卜江丘愛此門前智水流老去胸懷還得  
得倘來軒冕已悠悠地連滄海晴潮入山對窓櫺晚  
翠浮寄語世間名利輩早須知足學長休

其二

超然臺榭枕滄浪萬卷詩書一小堂庭有西湖仙鶴  
唳門臨南極老星光烟霞忽動蓬山色花鳥渾如輞  
口庄回首紅塵江漢隔不妨他日芟荷裳

讀明季遺文有感吟贈朴和叔

大易循環果孰尸綱常不墜政先知乾坤父母降訕

日天子臣民立命時男女尊卑寧有間殷周漢宋未  
聞斯吾東最被生成化不盡衣冠萬古悲

再疊

大物居然歸竊尸人文埋沒復誰知極天讎恥空千  
古倒地衣裳亦一時義著春秋胡忍此道明尋尺要  
求斯履亨不待河清日東海曾聞昔誓悲

輓李處士

續

孝德高標夙所聞承家懿範不須論風搖壟樹悲霜  
露日永林泉夢昊軒早擺利名甘沒世空齋志業付  
忘言少微一夕光晶晦冥漠交期指九原

處士一生居墓下

耳者集

卷一

不出山門嘗擬往見而未及故並言其意

### 族祖龍溪公改葬輓

猗歟我祖出羣姿懿德高才世莫知濟物深仁看義社排雲直節炳衷彝龍埋氣紫開新壤人逝河清起舊悲曠代欽誠那復效幸教兒子奉祧祠

公之長孫族兄無後

取第二子為嗣故末句及之

### 輓鄭咸悅東益大夫人

尊姊惟吾中表親二郎交義弟兄均專城忠養榮三子罕世遐齡享九旬寶婺星沉長掩彩延津劍會始還真升堂慶酌今難再哭望新阡淚滿巾

### 輓臨浦公

英豪蓋世智無倫文武才全筆有神鸞棘未伸經國手鷗沙旋作謝機人孫兒後子家堪繼五福居三樂亦真一代風流清漢白千秋宅兆寶光新縱縱執禮惟吾義袞袞開心孰叙親即遠有期臨祖道更將哀淚向秋旻



恥菴集卷之八

恥菴集卷之八目錄

恥菴集卷之八

附錄

年譜

崇禎元年戊辰王仁祖大六年

七月庚申朔十二日午時先生諱之濂字養而生于漢城

之彰善坊於義洞寓舍即先生外王父縣監李公

諱球大王之後 貢居也時先考副尉公奉親在全義

鄉庄而先妣歸覲因產奄忽故外王父母受而鞠

之俾得成就副尉公常曰汝之生時有異夢終必

大成云

恥菴集卷之八

附錄

一

崇禎二年己巳

○仁祖大王七年  
先生二歲

崇禎三年庚午

○仁祖大王八年  
先生三歲

先生生而異凡遊戲常自合規模始學千字能通音釋不煩課讀自知講誦兼讀唐音便知集句

崇禎四年辛未

○仁祖大王九年  
先生四歲

崇禎五年壬申

○仁祖大王十年  
先生五歲

先生外王父自奉化任所遞寓忠州時伯胤同異堂諱惕然拜本道亞使翌年自營來觀設酌騶從甚盛遠近聚觀而獨先生持一小杖進曰老親在堂子弟豈可入門下馬乎舅氏有罪同異堂驚喜曰

汝言是矣吾誠有罪打吾可也即伏于前以觀其所為則先生乃舉杖加之一家上下莫不稱異

崇禎六年癸酉

○仁祖大王十一  
先生六歲

崇禎七年甲戌

○仁祖大王十二  
先生七歲

有一惡人適來請饋婢輩偶以先生之器盛飯給之待其人去泣告于外王母金夫人曰不可與惡人同器吾之器更不受食速改以他金夫人初則不從及其苦請不已即命換給侘器尤異焉一日出外遊戲偶傷手指金夫人抱而泣且戒之曰汝以無母之兒如彼傷手何以操身不謹也汝若聽



耳齋集 卷八  
吾訓戒則可成大器先生泣對曰敢不奉教厥後則絕不出外而刀錐之屬又不近手金夫人恒戒先生必以義方不使放過無異三遷之教雖在孩提深受所戒終成德器者蓋有所賴焉

崇禎八年乙亥

仁祖大王十三年○先生八歲

先生文辭日就能作長篇古體五七言絕句四韻而辭氣粹發句意宏深見者嘖嘖世多傳播先生從祖父九畹公諱春元文章節義伏一世而又有知人之明每見先生必曰此兒眉目瑩朗骨格非凡大昌吾門者惟此兒云是歲哭同學之人及其葬

禮亡人之父招先生握手哭之曰汝與吾兒情同骨肉非兒輩泛交之比今當永訣豈無一言以送耶先生亦哭而一詩卽對滿堂諸客莫不以神童稱之

崇禎九年丙子

仁祖大王十四年○先生九歲

崇禎十年丁丑

仁祖大王十五年○先生十歲

先生隨外家流寓牙山與內兄李公智讀書於村舍主人備進美饌李公浼浼退却未嘗一物先生曰彼雖常漢旣以主客之道相待而又出誠心全然却之於人情豈不太埋没乎命使進而舉箸人

聊齋集

皆歎服

崇禎十一年戊寅仁祖大王十六年

許洗馬國熟聞先生才名懇邀一見仍指新羅琴使之賦詩先生即對曰唐時此梧桐誰斲作玄琴今在洗馬宅一彈發正心觀者莫不歎賞

崇禎十二年己卯仁祖大王十七年

崇禎十三年庚辰仁祖大王十八年

先生有吟一詩日月入金樽酒興豪西風吹送笛聲高乾坤霜落秋江冷萬里歸鴻健羽毛北渚金相瑩先生外王母從弟見此詩批其篇末曰文氣俊拔步

趣濶遠定作全車之骨勉之勉之因厚遺以文房之資二月副尉公自全義上京忽地棄世先生自忠州奔喪哀毀哭擗無異成人及過窆禮同異堂請于禦侮公先生王父也率往先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仁祖大王十九年

先生遭王母喪

崇禎十五年壬午仁祖大王二十年

先生闋副尉公服北渚公一見先生而甚奇愛之曰汝之文才可惜若與吾孫震標同學則好矣蓋欲其使受學於門下也先生年雖少嫌惡其權貴

心卷集

卷八

附錄

四

之門不復往其後又語同異堂曰君之甥姪李生  
儘奇材終必大成觀其處於尊貴之間稠坐之中  
而辭氣發越舉止不變可謂非常人也於斯時也  
先生名譽日盛詩格俊逸如林監司壇及任參判  
沈俞公棍諸宰謂同異堂曰李某詩脉傳自九畹  
公而當世第一人物何不使之見科耶若見則必  
高捷矣同異堂答曰渠不肯早赴舉矣奈何先輩  
之推許若是故一家父兄及一時知友皆以早鳴  
期待焉冬遭外王父喪

崇禎十六年癸未

仁祖大王二十一年  
○先生十六歲

先生闋王母服少時同異公賓客必見先生而去  
壯歲以後爲拜先生來者亦必請拜同異公公笑  
曰應接汝客頗惱矣仍舉古昔始名盛而後敗者  
以證戒之曰進銳者退速自古通患而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人未有守約而敗者汝須慎之先生常  
服膺勿失以謙約自守不爲近名之行要譽之事  
者蓋有所受之矣冬遭外王母喪

崇禎十七年甲申

仁祖大王二十二年  
○先生十七歲

先生閱擊蒙要訣一部書至其序文人非學問無  
以爲人之語一見而惘然自失曰幾誤了一生矣

遂舍綴詩之工五書五經一依朱文公讀書之序而讀之其他性理羣書禮學諸家專精着力尤致意於朱子節要等書而嘗曰栗谷之資灑落清透絕出今古栗谷之學平易明白通變無方其本於心術發於言語而達于刑政事爲之際者無不脗合余心未嘗有一毫可疑議處雖不得耳提面命之旨而其開闡我心志指教我門路則與薰陶親炙之者無異實我異世相感者也古人所謂尙友千古者不虛語也以是先生自少至老一言一行必遵栗翁至若祭禮亦依要訣而行之及到晚年

叅以家禮有畧加增損之節矣是年禦侮公率先

生行親迎

戶曹佐郎李玠之女

崇禎十八年乙酉

仁祖大王二十三年○先生十八歲

同異堂嘉先生人品之粹言行之高而先生亦心服同異堂孝友之行清約之操相許知己恒侍左右講討義理若同異公遇難處之義見變禮之事則必咨先生而取決又使先生大小詩章一併代作其所推重若此焉

崇禎十九年丙戌

仁祖大王二十四年○先生十九歲

先生王者喪出於德山先生自京奔哭而蓋由癘

患奴僕繼痛徂秋淨靜故爲營葬需適入洛中忽  
聞繼妣安東金氏參奉諱昕之女違和之報星夜馳歸又遭巨  
創孤寓窮鄉喪禍荐疊家事蕩敗無計成樣先生  
晝夜呼哭舉身剝地曰爲人子而喪親三日不得  
棺斂生不如死以首叩砌血流被面時已深秋渾  
身凍戰水醬不入口頃刻有難保之慮矣庶祖母  
雖素悍難化之性感動至誠母吝所儲果以若干  
壽衣助之先生又脫衣衾出賣焉洞內諸人初畏  
忌避莫敢顧見未乃爲誠孝所感隨力賻救送終  
諸節自爾備禮北渚公時以首相聞先生出天之

孝憐返櫬無計之報特令政府下輩護來兩喪矣  
先生猶憾送終之不稱意遂改棺斂旋經襄事而  
禮備祭豐凡百無缺人皆感歎以爲非至誠何能  
及此云嗚呼先生生未一旬所恃見背年纔十三  
嚴君奄忽十四代罹王母之服十五六遽遭外王  
父母喪十九王考暨繼妣之喪疊出於數月之內  
哀毀過禮已有羸悴之疾而執禮固執流金之炎  
不脫衰絰隆冬之寒不處溫垞三月餐粥二菽蔬  
食侍湯則嘗藥以進奉几則烹飪躬親前後喪皆  
然以此齒髮凋白遂成痼疾長在危懼坐臥須人

不出戶庭者三十餘年

崇禎二十年丁亥

仁祖大王二十五年  
先生二十歲

崇禎二十一年戊子

仁祖大王二十六年  
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服闋後若干財產盡歸諸姑所取者舉皆荒軟老頽而又盡推與於弟及妹氏是以傳先世來者僮纔一指田僅數畦且外姑李氏只有一女配于先生顧諸宗族實無可嗣之人欲使其祀傳于外孫先生以大悖禮義嚴辭拒斥者至於七八而終不聽更以外考之孽弟勸奉其祀遂得準請竟至免焉而自婦家分來者亦多讓與本宗蓋其視

財產如草芥故也又自少時雖日用切要之物有人欲得舉而與之至於衣服車馬之大無所少吝平生不作苟艱事向人未嘗有干囑嘗書晦翁逢人輒有求所以百事非一詩揭諸左右以自警省焉

崇禎二十二年己丑

仁祖大王二十七年  
昇遐  
孝廟嗣位  
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宿患漸劇而孤弟穉子俱在弱冠家無所托自作墓表又自叙以藏之曰吾死後以此書墓前石可也是時與鄭聽泉東稷托交鄭公服先生道德恨未及早知講磨義理誠意彌篤云庶祖母有

乖戾之事拂逆之舉而先生至誠承順若好言好事怡然不介于心終無所忤得其歡心其他敦睦之誼恩義隆重遠近無間內外諸族並皆依恃感戴若父兄焉季氏貧甚難保常推財救恤不計有無取其諸子育而教之無異已出俾使成就

崇禎二十三年庚寅

孝宗大王元年○  
先生二十三歲

崇禎二十四年辛卯

孝宗大王二年○  
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謁慎獨齋金先生講集講討禮學轉向尼山仍與尹石湖文舉兄弟穩討幽歎石湖乃先生四寸友婿而相親尹美村宣舉始得識荆而不敢待之

以年少特存賓友之禮往復書札皆用等式上京輒訪下鄉輒書推許道義靡不用極尹拯納交亦在此時美村與鑄會宿東湖先生亦同叅論未發之論

崇禎二十五年壬辰

孝宗大王三年○  
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資性清秀稟賦虛弱荐罹喪禍身抱奇疾而為學之志向道之誠不以疾少間雖有疾時沉潛經傳夙夜不懈曰以此庶忘吾病非如是則何能支乎又曰吾病非有學問維持之力則不至於喪性者幾希矣常語人曰吾嘗觀朱夫子語錄有敬

勝百病之語吾於此有得多矣然平生以病之故學不得究其極而凡所欲爲者一不得如志又曰志願恒在於學得聖賢而每以病不得致力是甚愧恨至若病劇尤托意於書籍痛甚則必以敬勝焉母使病干其間旁究醫理深通節宣保養之道賴此攝理之極功病稍漸減以至晚年幾乎充完人皆以爲神明所佑而識者則以爲得效於學問之力者爲多云先生一生辛苦貧病二字而每當先祀竭力措辦盡其誠敬輪回先祀雖或疊到不與辨別必卽備送曰祖先祭享豈可推委於他人

乎家間祀事則一不責行於諸族常曰今世輪祭之規是我國鄙薄之風非禮之甚也時俗又有支子作宰則奉家廟以去者悖於禮意孰愈於此或以好禮之家而亦未免焉是習俗之難革而其亦宗法之不嚴也

崇禎二十六年癸巳

孝宗大王十四年○  
先生二十六歲

美村委訪先生於京第時尹鑄負重望美村始亦許心與之心交尊仰之鑄又頻訪先生頗有誠款故先生抵美村書每及許與之意又與李打愚翔世誼甚篤而李公亦傾心致交故相與之際頗爲



勤款蓋副尉公嘗受業於李參議有謙故也

崇禎二十七年甲午

孝宗大王五年  
先生二十七歲

崇禎二十八年乙未

孝宗大王六年  
先生二十八歲

崇禎二十九年丙申

孝宗大王七年  
先生二十九歲

先生出居廣津蓋與同異堂亭舍分巷東西也時同異堂退休此亭故先生日侍其側逍遙徜徉親奉杖屨于漁磯或命杯賦詩一日同異堂以鶯聲命題先生即應曰亭午昏昏睡思多忽聞黃鳥嘯庭柯流音睨皖清人耳江漢風情定若何同異公詠歎曰汝之胸次灑然自得如此云先生讀中庸

美村抵書作律詩更勉先生致力於朱書先生所和答並載文集先生力勸刊行牛溪所著為學之方於美村美村即刊送印本於先生是冬慎獨齋先生奄棄後學作誄文致辭

崇禎三十年丁酉

孝宗大王八年  
先生三十歲

李執義箕疇來學心近禮記等書京外士子亦多請學每日必早起梳盥冠帶拜掃家廟退坐書室從容講討非禮不正之色不接於目鄙悖戲謔之言不出於口世俗功利之事未嘗掛牙崇儉敦素不喜華靡衣冠必端書籍必整雖至日用紙劄之

微亦皆整頓有常不使紊雜嘗曰人之為學必謹  
 近者小者而可及於遠大若忽於近小則人事簡  
 慢不成道理矣收拾身心不使放逸是學之方而  
 其道只在於整齊嚴肅古人曰未有外舅倩而內  
 孔孟之理此言誠學者之大戒也是歲閱參議光  
 勳薦先生儒術且同春宋先生承 召入京秉執  
 亞銓欲以先生擬諮議望而未及開政遽爾去國  
 故遂已云是年跋外王考所著家訓十條之文

崇禎三十一年戊戌

孝宗大王九年  
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哭鄭公東稷引前三致酹文是春答鄭東益

論太極圖理一之說其畧曰太極圖曰合以言之  
 萬物一太極此則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何謂也  
 萬物莫不稟陰陽五行之性而生中庸所謂人物  
之性亦我之性  
 也此所謂理一也又曰分以言之萬物各具一太  
 極此則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何謂也物物此有  
大字  
 理牛之性非犬之性之類此則分殊也且理雖為  
 萬物之根柢而自其未生而言則初無聲臭之可  
 言及其已生然後可見其理一而分殊故似當於  
 已發處觀也然理一分殊亦此有  
缺字此理則未嘗不  
 主於未發之前也來說節節似不精以鄙說考之

取者身 卷八  
可見異同也凡義理有見於本原則其枝葉雖多  
自可決解尊理一分殊之說非但立說之多差本  
然之性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者頭腦已與先儒  
之說大相背馳其餘未暇論也

崇禎三十二年己亥

孝宗大王十年 昇遐 顯  
廟嗣位 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答美村書其畧曰湖哀鑄即尹鑄也山事未知詳聞  
否當初輕舉固未免踈漏後來了事尤不滿人意  
可歎竊觀門下與此人友誼菀然以門下相許之  
故有從遊之願而年來殘疾顛連未有所講近來  
畧有所叩其立言似不能無疑而槩其規模言論

充非末學所可窺測其卓絕之才宏博之識非不  
歎服之深而學術則果未見親切意思於後學恐  
不能有益也先生與鄭聽泉諸人論尹鑄學術之  
病屢言而不一每日論希仲鑄字太支離迄可休矣  
仍相笑而罷其後鑄因遷其父母墓做事太踈脫  
先生移書責之曰兄每以人欲爲出於天理之自  
然而到今當大事而處義乖謬至此此皆由認人  
欲爲天理故也此而不已將恐流入於悖亂之域  
矣鑄答以從隆從汙因物等語先生驚曰希仲少  
無虛受之量而直以聖人自處終必大狼狽矣尹

取菴集 卷八  
鑄嘗曰吾不識未發前氣像也先生曰安有君子而不識未發前氣像耶若不識未發前氣像則朱子所謂未發之中求之於何處而存養之功着於何地耶此言畢竟必誤入他歧其為學大可疑也孝廟昇遐 顯廟卽位而是時議 大王大妃服制尤菴以為 孝宗以次適承統在禮疏四種為體而不正乃引明制母為長子碁之文定為碁服時鑄在 闕外以為當服三年之制而至以卑其主貳其宗為說掌令許穆又陳疏以碁年為非請因練日改為齊衰三年蓋鑄之黨助也 命收議

於儒臣尤齋獻議辨其謬已而尹善道又投疏立三年之論而專攻尤齋語意陰凶蓋鑄之所論既失禮經之旨而執拗自是徒以口辯私濟己見假托論禮將為逞禍士林之計故先生乃作書大責之且抵或人即尹拯也書曰既不能攻討而又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鑄大狠怒曰不意李某亦如此也自此斷不往來書問亦絕焉朴玄石名世采委訪先生於江上一見遂定道義之交而先是已有書札往復事耳先生作已亥禮說送于尤齋座下答尹石湖問其出處之議

東坡集卷八

其畧舉明夷初九以勉焉答尹美村三度書皆論

金沙一即鑄號事抵朴玄石書亦三度而其中有論天

變及求見道書之意其詩曰一看非欲入叢林朱

子如何却討尋不言微意從當見卽此要須理會

深尹拯初訪先生於京第厥後有往復書札五度

而有論遽伯玉行藏且問朱書所讀次序冬李啓

晚委訪請益且請其仲兄行狀答李重賚啓晚字也心

學論書答李汝九論學問蹊逕之書

崇禎三十三年庚子顯宗大王元年○

崇禎三十四年辛丑顯宗大王二年○

先生及白軒李相並著影友亭同異堂亭舍也記答朴和

叔書論尹鑄事其畧曰湖之病痛大抵持已則惡

檢束而樂放曠窮理則貴新奇而忽淺近又其心

腹之疾則以出於吾心而自然者便認爲天理殊

不知情之所出須約之以義理然後可免於私也

若以自然乎而以爲天理以自然出於形氣之私

者無復審察而肆然應事則終必至於人欲橫流

而莫之禦也是故往往自立已見雖於先儒不易

之宗旨有所大悖者而無復顧忌今日之事吾知

湖之必不爲眉山而其學術之弊實有不可勝言

心齋集卷八

附錄

十五

取者集 卷八  
者殊非細慮尤齋宋先生委訪先生於廣湖論美  
村頗深憂先生抵美村書其畧曰去夏得拜尤丈  
於江上見其爲門下憂之者不甚草草未知已得  
相與面論消詳不厭精細使得歸一耶夫學者於  
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所失却遠故古人之所以  
區區辨論者固非得已也如何如何掌令李淑達  
薦先生學行尤春兩先生亦來訪

崇禎三十五年壬寅

顯宗大王三十五年  
先生三十五歲

春先生與閱老峰大受書其畧曰且以日用動靜  
之間常存謹畏之心則無非涵養熟仁之地而亦

須於靜中存省方能體認分明也以此勉戒厥後  
更以 筵席陳 啓必得其要者兩度勉戒其畧  
曰蓋盡心爲難而引君當道爲尤難此正理會處  
云云夏答尹拯書其畧曰聞兄頃作金剛之遊山  
之秀水之清人孰不樂之必須仁智然後真知其  
樂則樂之淺深要爲理會歷探形勝暢發精神必  
收盡嶺海之清光秀色齋橐而歸如蒙不鄙寄示  
則井蛙之見庶得不出戶而知境界之昭曠亦無  
非警發之事矣且聞舊疴漸釋慰何可量雖未快  
蘇從此可占日健况以庸陋所經歷者屏人事處

耳著錄 卷八  
乎靜則本源多澄定時片時看閱殊勝從前百十  
數泛讀過者至若轉側呻吟之際亦不敢放過專  
一之習則自然心地漸有安頓應事接物亦覺有  
力以兄病情之不至如我之重者苟加意於此久  
而不移則其所內外交進之功不待遠隨師友苦  
索義理而可得力矣安知古人玉成之訓非今日  
謂耶答李啓晚書無非窮理治病之要至以朱子  
捐書冊之教又難爲準勢未免爲隨分讀書隨時  
體察冀有分寸之進不至於損氣而助病如此不  
已則分數積累似漸有得力地非徒不助病情反

得培養之力治病進學舍是心何以哉且義理明  
則心自定心定則義理益明譬猶過飲過食口腹  
之欲是氣所使而知其過而節之者以義理制之  
也以此觀之病中用功亦莫先於明理等語勉戒  
之李后平請學始授之以大學

崇禎三十六年癸卯

顯宗大王四十年○  
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遭舅氏同異堂喪屢度祭文叙其平生又撰  
行狀懇請碣文於尤齋先生乃爲刻石豎碑而碣  
文中因先生之言以爲徵信焉云爾厥後又著同  
異堂行懿一卷大臣引此 遙奏得蒙褒 贈李

取善集 卷八  
僉正晉常曰養而之學問已自兒時自然成就危  
坐讀書灑掃應對之節不待長者之教督至於一  
事一行必依古訓而行之云答李汝九書無非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之要語也

崇禎三十七年甲辰

顯宗大王五十五年○  
先生三十七歲

白軒李相景奭薦先生篤學力行行長子勛相親  
迎禮

崇禎三十八年乙巳

顯宗大王五十六年○  
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自廣津移居西湖與朴玄石朝夕相從講討  
義理是歲同春先生承 召入都與聞國政賢士

彙征朝野肅穆乃以先生及朴玄石尹拯並薦學  
行爲先生拜童蒙教官病未出外先生與朴玄石  
同作平山溫泉之行歸時先生所帶一奴行中患  
癘仍至致斃先生惻然曰不忍作他鄉之鬼治送  
諸具載還其故土埋葬焉夏間掌令李淑達又薦  
先生學行

崇禎三十九年丙午

顯宗大王五十七年○  
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更寓西湖與玄石所居密邇逐日相會李執  
義箕洪挾冊往來學啓蒙時 肅廟在春宮明春  
將行 冊封故宮僚皆以儒臣負重望及山林碩



德並選備擬故是冬先生拜翊衛司副率朴玄石  
尹拯陞拜六品職而先生獨膺 命曰君臣之義  
至大至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自古君子惟當量  
時度分進退有裕與處士不屑就之道大異況今  
以世祿之臣居在 輦轂之下坐辱 寵命一不  
出謝應帶職名漸至超擢及至名位崇顯 聖恩  
偏隆然後怵分畏義不得已出脚則尤豈非輾轉  
難處者乎云則一時士論皆以不出爲正先生心  
竊非之先生初欲一謝旋遞旣出之後以 大禮  
之漸迫屢辭不得

崇禎四十年丁未

○顯宗大王八年  
先生四十歲

先生仍叅 冊禮直宿三日後卽爲辭遞六月二  
十四日據大靜縣監安塾所報道臣狀 啓云大  
明船數隻漂泊而格軍九十五人中林寅觀陳勝  
陳得等言 永曆皇帝建都四川有四省云而舟  
中有永曆十四年曆書時廟議皆以捉送清爲可  
而獨承旨閔維重入 侍力爭其不可仍委訪先  
生於麻湖慷慨歎息厥後先生更爲移書於閔台  
使之勉陳大義俾不送清而終不得時適旱自  
上備忘求言八月先生上應 旨萬言疏而首明

耳  
大義以陳不念 大明之意而其縷縷開陳丁寧  
懇惻者令人感動疏入 留中不下終至捉送寅  
觀等於清國志士之歎可勝言哉先生聰明強記  
聞道甚早內敬外直全主義理風格高邁與世不  
諧而古今治亂得失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理  
無不通透沉潛反覆杜門自修雖無意於當世而  
亦不能忘世聞 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于色咄  
歎不已見民疾苦則若已有之聞黨論滅公則憂  
國慮遠見執至公未嘗不極言竭論勉戒朋友且  
必長書於尤丈及老峰兄弟矣

崇禎四十一年戊申

顯宗大王九年  
先生四十一歲

尤翁大拜超 召故先生抵書責勉甚重論當世  
事縱橫屢百言而首言破朋黨以恢公道然後人  
心可服次論明大義以振倫綱然後可以制夷狄  
無君可以申宗周之義云云首尾無非陳戒救時  
之策也厥後朴玄石見其書曰此無非聖賢之言  
三代隆治庶可見於今日云矣先生雖在困頓之  
中窮窶特甚而隨處安分怡然自適未嘗言貧  
致窮理毋少怠忽若值諱辰哀慕如初喪子孫或  
進盛饌輒却不御又以平生不得養親爲至痛故

不服染衣不叅宴樂以至終身辭受取舍之際度以本然之權度不違繩墨如閔台持叔為西伯時饋遺魚味而甚優故以書謝曰雖感厚眷而蔬食菜羹自是士之常分受其半而還送云云其辭嚴義正人皆畏服

崇禎四十二年己酉

顯宗大王十年  
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拜典設別檢病未出謝老峰又薦經術學行咸城君墓在廣州後孫世葬其地而但宗孫代遠且甚殘微香火幾廢故先生每於節祀必先祭之但以無主祀之人為欠往議於宗丈咸陵府院君

澣收合物力買置祭田俾奉四時享祀又建祠于筆洞舊基

崇禎四十三年庚戌

顯宗大王十一年  
先生四十三歲

崇禎四十四年辛亥

顯宗大王十二年  
先生四十四歲

八路大饑閔老峰專管賑廳先生著荒政數十條冊子送于閔相閔相依此設施者頗多時餓殍盈門又有路邊幾死者輒令奴僕分饋粥飲賴此生活亦多或聞僵屍在道則命使隨力瘞藏焉閔相慮先生之至窮難保一朔之內再巡封賑米五斗逐月送之特為賜急六月得拜 光陵寢郎先生

東坡集卷八  
據朱子祿仕之意出謝 肅命至秋圖遞而入直  
時收合馬太又取松葉並爲作末饋賑陵卒入番  
下人無一死者行公數月立石頌德是年閔教官  
業死而其長子世翊乃以狂易之疾終不服喪故  
朴玄石據朱子宋寧宗時上劄使其孫慎代服祖  
喪斬衰三年卽以書問于先生先生答曰古今殊  
制禮律至嚴且天子與庶人事體自別今不可猝  
然斷行况朱子所論是帝王家事不及庶人尤豈  
有可據之端乎且旣服三年則至於旁題改題主  
遞遷等事誠有難處者不可不趁練事脫衰云云

屢書爭之則請先生立說以解之先生不許曰何  
必立說乃欲角勝耶云云則屢請不已故不得已  
畧叙古今異宜國家殊制之意以明之厥後玄石  
子弟從而怨狠興訛作謗無所不至先生聞而笑  
曰君子所爭公而已人各異見豈可人人相合耶  
行仲子華相親迎禮

崇禎四十五年壬子

顯宗大王十三年  
○先生四十五歲

閔台持叔以關西伯薦先生老峰亦同薦題目沉  
潛義理篤學力行云是時朋比益盛禍漸始起先  
生深憂永歎曰非久士禍大作將有綱打之患不

如遠遜捲下海西蓋緣朴玄石金監司澄慎濟州  
景尹諸人所住相近故也秋七月同春先生遽爾  
易簣訃至先生與金令相會而哭閔台遞關西伯  
歷入金川先生與金令會話一宵朴玄石一自閔  
禮之後京外謗議喧騰國舅金公佑明上劄斥閔  
禮事而上亦下備忘嚴斥故玄石待 命經歲  
終無 處分允齋先生陳劄力救幸得無事

崇禎四十六年癸丑

○顯宗大王十四年  
先生四十六歲

崇禎四十七年甲寅

○顯宗大王十五年  
昇遐 先生四十七歲

先生仍別薦陞六品拜金吾郎而不仕時羣小漸

進將作士禍金監司澄來見先生曰昔年所言今  
皆果驗可謂先見之明無如吾兄云矣 顯廟  
昇遐先生坐于哭班尹鑄知先生坐處送其子經  
濟請見先生答以紛擾難尋鑄卽來到問曰宋相  
來住何處而兄已見之否答曰尤丈來叅哭班於  
東門外云而姑未就拜矣然兄不念尤丈如此何  
不能超然物表乎鑄笑曰超然物表其可易乎云  
云仍起罷未久追奪同春斥竄尤菴駭機日出禍  
將不測先生有隱遜之計故爲拜辭先瑩果發省  
掃之行尤菴竄期適在此時路又由東而漠然不

聞竟失拚別遂以此爲深恨而年少親舊不量此  
狀仍作畏禍之謗若干諸人明知厥由稱道情外  
之目

崇禎四十八年乙卯

肅宗大王元年○  
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捲下堤川閉戶讀書有時或出遊龜潭島潭  
而一遵退溪所記恣遊窮源浩然歸來時閱老峰  
兄弟居在同邑權遂菴尙夏及俞生命賚亦居清  
丹等邑往來從遊一鄉請學者頗多聞羣小濁亂  
則輒却食憂歎焉時趙威明爲本道方伯先生曾  
與此人有宮僚同仕之義故威明乃以數石米

委書賙救先生不受曰此人疏中有冰山雖頽餘  
孽可畏等語此指尤丈也何可受其饋遺乎厥後  
許持平俠問于威明日閔台兄弟居在道內有相  
問之道乎趙曰曾與李某已經同僚故相問而不  
受見辱大矣此指先生也况如閔某則尤無契分何可  
問也行三子夏相親迎禮

崇禎四十九年丙辰

肅宗大王二年○  
先生四十九歲

李啓晚言鑄賊當權也有一人問鑄曰曾聞與李  
某此指先生也相親此人果何如而能保無事耶答曰  
吾嘗熟知其爲人孤高至難不可相交云云許穆

方以右揆因堤倅存問以示舊誼而終不答李壽慶諸人尊仰先生而一併棄絕其嚴於邪正之分於此可見

崇禎五十年丁巳

肅宗大王三十三年  
○先生五十歲

有謗訕先生者漸盛而其中數事尤是情外之目先生以爲與父兄處義之篤猶前而子弟之毀詆至此甚可恠也一見玄石而訊之則玄石不勝驚駭招出其長子泰殷責之甚嚴渠不能隱諱果服其實狀玄石顧謂先生曰吾家子弟之不敏兄之所知也今至如此吾豈有顏耶先生曰年少輩不

過言輕誤聽之致何如彼過責耶厥後玄石抵先生書曰頃得金元輝書云得與左右從容仍及兄畧說弟家豚兒輩有所云云於門下以此爲議論不合之致令人悚然兒輩不慎樞機不遵父兄之教兄無所不知今亦痛加訶責未卜其能變舊習也且令負荆謝罪於門下云云玄石又對閔相兄弟言因其子弟之不肖以致吾家謗言云先生雖被橫謗終始愈劇者殆十餘年而少無纖介之置懷又不分踈故士友尙多疑惑先生不少動念而但憂世道著朋友說一篇以示朴玄石尹拯諸人

崇禎五十一年戊午 先肅宗大王十四年 ○

崇禎五十二年己未 先肅宗大王十五年 ○

崇禎五十三年庚申 先肅宗大王十六年 ○

先生行第二女婚禮 適沈閔鎮魯○先生長女 適沈世綸而年未詳

崇禎五十四年辛酉 先肅宗大王十七年 ○

崇禎五十五年壬戌 先肅宗大王十八年 ○

先生拜青山縣監有告諭一境文

崇禎五十六年癸亥 先肅宗大王十九年 ○

先生自青山棄官歸家

崇禎五十七年甲子 先肅宗大王二十年 ○

先生拜工曹正郎卽遞又拜懷德縣監亦卽遞

崇禎五十八年乙丑 先肅宗大王二十一年

崇禎五十九年丙寅 先肅宗大王二十二年

崇禎六十年丁卯 先肅宗大王二十三年

先生拜歙谷縣監有告諭一邑文

崇禎六十一年戊辰 先肅宗大王二十四年

崇禎六十二年己巳 先肅宗大王二十五年

先生自歙谷棄官歸家

崇禎六十三年庚午 先肅宗大王二十六年

崇禎六十四年辛未 先肅宗大王二十七年

○先生欠六



先生以宿患正月二十三日易箆于楊州貧谷里  
寓舍享年六十四臨絕諄諄如夢中語者莫非孝  
友事無一言及家卒後從遊之士慕義之徒以至  
一鄉村氓莫不聚會哀痛哭相弔曰仁者死矣  
是年三月權窆于龍仁卯峰洞新卜之地

行狀

林隱李敏坤撰

先生姓李諱之濂字養而系出咸豐高麗神武大將  
軍諱彥卽其鼻祖也七代祖諱從生事我 惠莊大  
王平李施愛亂策封咸城君謚莊襄蹟載 國乘六  
代祖諱恭縣監五代祖諱世達左通禮高祖諱允字

縣監 贈左承旨曾祖諱瑒 贈左贊成祖諱弼元  
九畹公春元之弟也考諱楚玉展力副尉樂善好義  
有古人風妣完山李氏縣監球女淑德懿行通古今  
事 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二日午時生先生于漢  
城之於義洞昌善坊寓第卽外王父李公賃居也先  
生生六日而李夫人捐背外王母受而鞠之先生之  
名而字之者蓋取周濂溪被育外家之意云爾生而  
異常學語便解文字甫五歲隨外王父寓忠原時伯  
舅同異堂惕然以本道亞使來觀騶率甚盛觀光者  
爭集先生獨持杖迎曰親在於堂敢入門下馬乎叔

有罪同異堂驚卽伏于前遂舉杖加之見者咸稱異  
之七歲有一惡人適來饋以先生之器先生泣請亟  
改其器其廉潔不汙天性然矣一日偶傷手指外王  
母泣曰汝是無母兒忍傷其遺體乎先生輒痛泣自  
是刀錐之屬絕不近手外王母雖甚愛之而訓誨有  
方德器之成蓋有所賴矣八歲能作長篇古體五七  
言律多驚人語人爭傳誦九畹公每見歎曰大吾門  
者必此兒九歲以詩哭同學曰壽不爲喜天不悲終  
歸冥漠摠成塵生死先後都是夢夢中還笑夢中身  
人皆稱以神童許洗馬國聞先生名邀見而指新羅

琴命賦卽應曰唐時此梧桐誰斲作玄琴今在洗馬  
宅一彈發正心北渚金相國塗卽先生外王母從弟  
也求一詩對日月入金樽酒興豪西風吹送笛聲高  
乾坤霜落秋江冷萬里歸鴻健羽毛北渚批其篇曰  
文氣俊發步趣濶遠定作金車之骨厚遺文房具十  
三副尉公歿於京先生自忠原奔哭哀毀無異成人  
又明年遭王母喪服闋無何外王父母相繼而歿自  
是居止常依同異堂北渚公嘗謂曰爾若與吾孫震  
標同學則好矣先生嫌其權貴不果從北渚公每語  
同異堂曰李某終必大成觀其處尊貴間稠坐中辭

氣發越舉止不變儘非常人凡爲賓客於同異堂者必求見先生又爲見先生而來者必造同異公公笑曰應接汝客頗惱十七偶閱栗谷先生擊蒙要訣至人非學問無以爲人茫然自失曰幾誤了一生遂一依朱子讀書之序專心致精常曰栗谷實我曠世之師也十九王考遘癘歿於德山先生自京奔哭先生之繼妣又繼歿先生孤寓窮鄉疊遭喪禍三日不得歛晝夜號哭以首扣砌血流被面隣里感歎頗有相助者得以備禮北渚公亦令政府吏來護其兩喪先生猶憾送終之不盡意及葬改其棺歛饋奠必豐先

生生未旬而失乳又自十三至十九凡有三年之喪者四而又哭外王父母毀瘠任情終身痼疾已根於是矣先生恐其卒不起疾自作墓表以藏之辛卯謁慎獨齋講討禮學轉向尼山與尹石湖文舉昆仲相見尹公遂托忘年契書疏往復相續不絕先生學益進而名益聞京外士子多來請學李執義箕洪首從先生學焉至丁酉先生三十歲閱參議光勳始薦先生學行同春宋先生之入亞銓將擬先生於諮議未果而去國辛丑李先生淑達薦先生癸卯閔公又薦先生以才行俱備學識超詣自是以後白軒李公景

取者集 卷八  
奭及老峰閱公鼎重其弟維重累上先生行誼於朝  
至乙巳同春承 召併薦先生及玄石諸賢遂拜童  
蒙教官病不就丙午 肅宗大王在 東宮以明春  
將行 冊禮命選宮僚以儒林之望先生與玄石諸  
賢與其選除副率同選諸公皆不應 命先生曰不  
仕無義况以世祿之臣身居 輦轂之下坐辱 寵  
命乎遂出謝 恩因叅冊禮直宿三日而遞是歲唐  
船漂到耽羅有林寅觀陳勝陳得等言 永曆皇帝  
建都四川有四省而舟中有 永曆十四年曆書時  
廟議皆請執送清國先生因旱應旨上萬言疏首陳

大義力言其不可疏入留中陳林等竟執送戊申尤  
菴宋先生拜相先生移書先言破朋黨恢公道次論  
明大義振倫綱首尾數百言無非救時之切務玄石  
見之歎曰信用其言三代之隆可復見矣己酉 除  
典設別檢病未謝辛亥大饑老峰專管賑事先生爲  
著荒政數十条具一冊子以遺之老峰多採用之時  
流丐載路先生輒令童僕分饋粥飲聞有僵屍卽隨  
力瘞埋其存心濟物多類於是老峰憫先生之窮每  
朔遺以十斗米先生以周急不辭六月除 光陵寢  
郎先生暫就焉至秋又去之其在直也自備糜粥賑

饋陵卒去後立石頌德壬子老峰兄弟又薦先生以  
沉潛義理篤學力行時朋比漸盛先生歎曰士禍將  
作不如遠遁遂下海西與玄石及金監司澄慎濟州  
景尹諸人從遊焉甲寅因別薦陞六品 除金吾郎  
不就而時事已大變矣人皆服先生之明見乙卯移  
居堤川閉戶讀書有時出遊龜潭島潭恣意窮源時  
閱老峰兄弟寓於堤權遂菴及俞公命賚亦在近邑  
相與過從而鄉之士亦多從學先生以是自樂而念  
及時事不勝傷歎曰昔朱子以身帶侍從欲極言奸  
邪蔽明之罪雖遇遜焚章而其義則炳然矣余雖職

非侍從曾叅六品之列豈忍終默乎遂搆一疏未上  
而時事已無奈何矣先生歎曰愈恐入山之不深於  
是抵人書有草衣木食塞兌反聽之語庚申仕路稍  
清先生移書閱老峰兄弟極論輔相之策壬戌 除  
青山縣監 陞辭之日 上命引見既之官值歲大  
歉先生專心賑政發糶移粟施設有方一境咸賴流  
丐之入境者亦必分哺全活甚多勤於勸農別儲堅  
碩以備種播簡民之貧富計田之多寡以時賑貸又  
使里任檢察其勤慢時或躬自巡視而勸諭之抄境  
內八十以上饋以食物又訪孝子烈婦生者賜賚之

死者表顯之綽楔之朽顛者改樹之分其常廩以濟親戚之貧縣有不能嫁娶者官助其需俾不失時凡民有喪特加厚恤凡諸典利除害蘇殘剔瘼者不可悉數尤致意於學校聚邑中子弟居于縣庠有時親到講說經義必以小學擊蒙要訣勸授諸生且別爲文陳孝恭禮義之方而參用仙居教民之語遍喻坊曲在官八朔以病彙歸癸亥亥石薦先生以深探義理李都憲秀彥又薦先生至丁卯秋 除歙谷縣令時嶺東饑疫先生賑濟救活比在青尤加意縣在東洋極界民不知禮義先生教以冠婚喪祭之禮事親

敬長之道且簡材秀廩而勸學鄉俗丕變未幾而遞至辛未正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楊州貧谷里享年六

十四訃聞遠近相弔曰仁人亡矣用是年三月日葬

于龍仁卯峰洞遷水原古等村乾坐配平昌李氏佐郎玠女判

書季男五世孫也仁順慈和奉先祀處宗族無違禮

後先生十六年而歿與先生同祔育三男二女助相

縣監華相出系他房夏相二婿沈世綸閔鎮魯壽謙

謙金致甲崔烜進士宋命源助相子女恂燮俞廣基

都正宋河源金命重華相子女夏相一子鯨外孫閔

興洙縣監內外曾玄孫男女若干人先生天稟甚高

死者表顯之綽楔之朽顛者改樹之分其常廩以濟親戚之貧縣有不能嫁娶者官助其需俾不失時凡民有喪特加厚恤凡諸典利除害蘇殘剔瘼者不可悉數尤致意於學校聚邑中子弟居于縣庠有時親到講說經義必以小學擊蒙要訣勸授諸生且別爲文陳孝恭禮義之方而參用仙居教民之語遍喻坊曲在官八朔以病彙歸癸亥玄石薦先生以深探義理李都憲秀彥又薦先生至丁卯秋 除歙谷縣令時嶺東饑疫先生賑濟救活比在青尤加意縣在東洋極界民不知禮義先生教以冠婚喪祭之禮事親

敬長之道且簡材秀廩而勸學鄉俗丕變未幾而遽

至辛未正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楊州貧谷里享年六

十四訃聞遠近相弔曰仁人亡矣用是年三月日葬

于龍仁卯峰洞遷水原古等村乾坐配平昌李氏佐郎玠女判

書季男五世孫也仁順慈和奉先祀處宗族無違禮

後先生十六年而歿與先生同祔育三男二女勛相

縣監華相出系他房夏相二婿沈世綸閔鎮魯燾謙

謙金致甲崔烜進士宋命源勛相子女恂燮俞廣基

都正宋河源金命重華相子女夏相一子齋外孫閔

興洙縣監內外曾玄孫男女若干人先生天稟甚高

取者集 卷八  
氣宇秀朗慧解絕人風格出俗其操履志行自在童  
卯已非常倫矣用能妙契前訓一撥便轉不待師承  
所趨已正更無出入退轉之意習之於灑掃應對之  
間以推之於窮理盡性之妙專精覃思力行實踐非  
若世之所謂文儒者之畧於行而曲謹者之暗於識  
確而不滯通而不流觀其論學雖根因洛閩而實多  
發揮自得嘗曰操心之術整齊嚴肅之外就事事物  
物上習箇專一則自然凝定又曰學者之讀書窮理  
乃欲行之於身也如得一片紙上道理行之可也朱  
子曰心卽口也口卽心也若口譚堯舜而心實背馳

則安用學問爲哉與人論太極書曰合而言之萬物  
一太極此本然之性也何謂本然之性萬物莫不稟  
陰陽五行之性而生此所謂理一也分而言之萬物  
各具一太極此氣質之性也何謂氣質之性物物各  
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如人之理非物之理牛之性  
非犬之性之類此則分殊也理一分殊皆以已發言  
之而此理則未嘗不主於未發之前也又嘗曰凡義  
理有見於本原則其枝葉雖多自可迎解雖沉痾在  
體而耽閱經傳未嘗少懈曰此庶可以忘吾病也又  
嘗有味于朱子敬勝百病之語完養積久晚來筋力



頗勝於盛年嘗曰屏事處靜則本源多澄定之時片  
時看閱殊勝從前百數十泛讀過余於轉側呻吟之  
際亦不敢放過自然心志漸有安頓應事接物亦覺  
有力又曰朱子捐書冊之訓又難爲準隨分讀書隨  
時體察冀有分寸之進不徒不助病反得培養之力  
治病進學捨是心何以哉是皆出於平日研究體驗  
之餘而非若揣摩想像者之徒襲陳言也蓋其閱理  
之熟隨事自有定見以至綜核是非權衡人物鮮有  
差爽嘗與尹魯西宣舉及尹鑄會宿東湖歸語人曰  
鑄不無心術之病似有惡勝已之意得志必禍士林

又與魯西書曰希仲卓絕之才宏博之識非不歎服  
而學術則未見親切且與鄭聽泉諸人累言鑄不已  
鄭公笑曰論希仲太支離矣後鑄因遷山做事不是  
先生責之曰兄每以人欲爲出於天理之自然到今  
處義乖了此由認欲爲理之故也此而不已將恐流  
入於悖亂鑄答有從隆從汙因物等語先生遽驚曰  
此人少無虛受之量直以聖人自處誠可畏者也至  
己亥 邦禮鑄果大肆其胸臆先生移書絕之曰自  
此義理滅絕邪說盈世善類無類小人滿朝又抵或  
人書曰旣不能攻討而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亦邪

取者身 卷八  
設之徒而亂賊之黨也鑄大恨曰不意李某亦如是  
與魯西父子交誼最篤而及有鑄事魯西絕之不嚴  
則先生固以深憂之曰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所失  
却遠及其子拯引其父不死江都以爲十分道理則  
先生曰吾輩之尊仰魯丈實爲其引咎自廢今子仁  
反欲歸之於十分無累至謂之粟谷真有入山之失  
先考原無可死之義則其無識妄言甚矣後尹見歧  
於尤門先生累移書切責千數百言而遂引朱子論  
呂氏家學曰朱子以爲申公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  
原明親炙有道所見乃爾其誤後學不特莠之亂苗

紫之亂朱又於東萊生前死後斥論學術不遺餘力  
而朱子與東萊終全交道又未聞東萊子弟致憾於  
朱門以其所論者公也况令代述尹擇之疏褒揚尤  
翁之大節者甚盛甲寅又上同被罪罰之疏又躬問  
死生於千里栴棘之中足見隆師盡節之大致今遽  
背馳顯攻前頭世變有不可勝言者而使世之倒戈  
其師者爲口實則當如何耶易曰風雷益君子以遷  
善改過若猶豫留時撫機不斷輟到迷復之境則雖  
悔何追縷縷反覆或冀其一悟而尹終不變及至先  
生之子隨叅鄭津之疏尹大憾多出不平語先生笑

耳者集  
曰吾與子仁至今不絕者不忘魯丈故也然士論之  
發吾豈能過乎子仁若就人人相怨則恐其日亦不  
足矣嘗曰尤丈之不滿於魯西非一日則子仁之含  
憾久矣非由於誌文一事苟由誌文則當時何無色  
辭之見於外者及到後來尤丈勢弱老少分黨乃乘  
時橫肆做出無限妄舉乎欲伸白其父而反貽汙辱  
終不免天下後世之疑此專出於私意而不知自陷  
於闔闢手段不量甚而亦可哀也有人問草廬答曰  
吾不識其人但前日疏中至贊尤丈以王佐之才尤  
丈雖是這等人下語豈可如是耶丁巳之爲彼輩所

釋者甚可疑而上疏自明亦甚草草向之尊稱豈真  
知尤丈者哉嘗與玄石語曰朋友人倫之一非大故  
則不絕尤丈與草廬真是人倫之朋友雖有不是忠  
告而善導之可也至於相絕則過矣平生尊仰尤丈  
且與玄石友道甚摯而亦未嘗與之苟合當閱慎家  
變禮玄石主之尤菴亦同而先生則以爲朱子所論  
是帝王家事而不及於庶人劉中所謂自天子達於  
庶人雖爲今日之所援證此乃篇首起辭烏在其必  
使庶人亦代父服之義耶今若使閱慎趨其小祥脫  
衰而代父行事如常禮則庶可歸正遂移書勸之玄

石請先生立說以明之先生不肯曰立說便是角勝况毀兄之言溢世吾豈爲助瀾乎玄石三書督之先生遂畧叙古今以辨之嘗請受先碣文字往拜尤翁留止旬日論辨義理以夜繼日上下數百言可否相濟俱極可觀而論魯西始末至聞江都處義頗覺平日推許之過其餘若 太祖徽號婚令變愛與夫出處時義文字旨義無不洌合至論崔鳴吉尤翁以爲江都失守 廟社已輸旣到此境臣子何敢勸其君之必死乎鳴吉事亦或一道至比秦檜則過矣先生曰終始主和每沮備禦之策使上下解體其罪一也

侵攻清陰使君子之義不明其罪二也被虜婦女勿令離貳使夫婦之義亂其罪三也尤丈曰未後奏文差强人意先生曰假此一事欲掩天下後世比如婦人失節更效誠於前夫則此可以贖其失節乎尤丈不能屈其尊畏辨論之並行不悖者如是而志節所存亦可以繫見矣其居家也每日早起拜掃家廟退坐書室從容講讀非禮之色不接於目鄙悖之言不出於口衣帶必飭書箱必整雖紙札之微位置有常不使紊亂孝友敦睦得之天性常日以吾之故母氏短折我天地間一罪人每值生辰終日慘惋家人不

敢以酒肴進其居喪也夏不脫衰冬不處堞三月餐  
粥二暮蔬食前後喪皆如是是以未老而齒髮凋白  
先忌之日哀慕如初喪素饌亦不進美味平生不服  
華飾不參宴樂以寓終身之痛焉奉先追遠亦必以  
誠咸城君墓在廣州宗孫在遠香火幾廢先生與宗  
老咸陵君澣合議鳩財別置祭田常謂厚倫之道莫  
先於明譜系其爲歛也與宗人高城宰李迪吉同刊  
先譜分于宗黨庶祖母性悍難事而先生待之甚謹  
終得其歡心視同氣之子如己子冠婚以時待宗族  
無間親疎一家內外咸以依歸與同異堂作舅甥之

知己恒侍左右服勞甚勤及歿請文允翁樹石墓前  
又撰其行誼極其闡揚待僕隸亦有恩義常浴平山  
溫泉一奴癘死於路先生曰不忍作他鄉之鬼治具  
返瘞性不喜華美委禽之初服御什物頗盛先生盡  
斥之只服樸素所居僅取容膝同春嘗來訪曰居處  
如是何以調病乎允謹於臨財少時當析產盡推與  
於同氣與諸姑是以在己爲傳世之物者僅僅一指  
田纔數畝而已嘗書晦翁逢人輒有求所以百事非  
之句揭座以自警雖鄉人之饋菜果鷄藿之微必審  
其人之善惡義之當否而辭受焉其於朋友之遺亦

東坡集 卷八  
然嘗弔一卿宰其宰於弔席多遺筆墨扇柄受置而  
起其宰追送于家先生以書謝曰古人弔禮甚嚴雖  
感盛眷義不敢受其克謹小物不爲所汙類如是矣  
雖杜門窮居若無意當世而其於治亂得失之數進  
退消長之機辨認精覈涇渭默定每聞朝廷興作生  
民疾苦輒憂形於色必因執友之在朝者極言竭論  
隨事勉戒裨益弘多觀於應旨之疏亦可知抱負之  
一端而數縣之赴雖不滿其考而規模之正設施之  
密又可見所學之不負矣每當薦目及除命輒不自  
安曰我爲浮譽所累屢玷薦剡何以報答 聖恩而

稱塞諸公平時先生儕友俱躋崇班而先生獨沉屈  
人或有歎者先生曰朱子以四十年間三被除命爲  
罔極之恩近世儒者道則未行而虛位徒隆此實無  
前之弊當之者寧不愧懼乎吾亦已至六品官此亦  
分外也先生之交遊甚盛一時名賢無不樂與之友  
先輩長德亦莫不折其輩行稱引倚重終始不衰而  
先生自持甚嚴交際之間亦未嘗有苟焉者當尤菴  
之宥還入城也先生往省之適值日暮尤菴請與之  
同宿先生引司馬公劉元城故事不留而還此足以  
見其介矣玄石嘗抵尤翁書曰李友平生存心制事

一斷於義理之衷與人情俗例背馳之甚不啻楚越  
玄石又語先生曰兄於論辨義理窮極到底雖先輩  
長者不少假借以是人皆厭憚此實不顧人情事勢  
故也先生曰便着人情事勢義理反爲客矣朱子謂  
吾人着箇道理二字便隨衆不得豈有爲學而隨俗  
循人之理乎蓋其平日所存所習之一出於正者如  
是故表裏如一而臨事直截雖世變累受予疇相尋  
淵滕頃刻而先生之所以處之者吐茹旣不隨物縊  
磷亦不加身禍福利害之說無一動其心者嘗有人  
問於先生曰尹家以公之扶獎尤翁爲附勢何爲而

得是謗也先生笑曰尤丈名位全盛之時人莫言其  
過吾則屢進苦口之言人以是疑余之謗毀今則半  
國之人至擬尤翁於奸凶余又不能從衆尊信如舊  
則人以是疑余之附勢余則前後一人而已若果附  
勢方今少輩之勢方盛不附於此而必附孤危之尤  
丈乎尤丈雖志氣過剛而要離於正大至如明尊  
攘之義而免我左衽禁同姓之婚而變我夷俗復  
貞陵之號而彝倫復叙此其建天地質鬼神而不悖  
無疑者此余所以一意尊仰者也嘗於甲寅 大喪  
先生在哭班鐫使其子經濟致辭要與相見先生辭

取者集 卷八  
不往鑄卽來到先生責之以義理不少屈其寓堤也  
趙威明方按本道周以數石米先生却之曰此人疏  
中有冰山雖頽餘孽可畏等語冰山指尤丈也何可  
受其饋乎尤翁之喪也先生操文以哭之申公啓澄  
見之歎其辭嚴義正時禍網日彌先生不少恤焉許  
穆以左揆因堤倅存問先生不答之李壽慶諸人尊  
仰先生亦柔絕之有人問鑄曰李某獨無事耶鑄曰  
其人孤高至難先生之卓然自立無所倚着於物者  
此亦可徵矣先生不以師道自處及至晚年行益尊  
名益盛請學者多而先生皆謝遣之是以及門者鮮

焉慎獨齋嘗問先生曰尊之堂號云何對曰何敢有  
意於斯乎然而某早孤多病不能致力於真實工夫  
日用之間可恥者多請以恥自號焉恥之爲號實自  
於是而蓋其疚疾爲祟不能大着捕搏之工每有日  
不足之歎且其立言著說以盡不遇者之事者誠有  
所不能一如先生之所志然其養深積厚發之辭令  
者雖尋常應酬片言短牘不必蹈襲前言而橫豎當  
理玄石嘗曰兄雖非學問文章亦可名世尤菴亦曰  
卽今士友間惟養而書辭爲翹楚然而先生則不屑  
於此嘗曰學者若留意於好文辭則本源已非矣嘗



哀聚東儒格言之切於治心修身者合爲一書名曰  
學方又著朋友說一篇以遺同志是皆有益於學者  
而爲補於風化矣爲詩也天機自動不事雕琢其興  
會意到發之諷詠者風韻高朗氣格清爽嘗病臥因  
尹石湖覓詩贈一絕曰一朶梅花數尺琴滿城風雪  
掩門深寥寥終日成頽臥斗屋空藏千古心嘗侍同  
異堂以鶯聲命題先生應曰亭午昏昏睡思多忽聞  
黃鳥嚶庭柯流音睨皖清人耳江漢風情定若何同  
異堂詠歎曰汝之胸次灑然如是耳是雖先生之緒  
餘而讀此二詩令人有徂寒濯清之想着不得一點

塵累筆法亦奇勁自成一家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嗚呼吾東理學之盛入我朝爲最從祀八賢而其  
餘修行立名堪爲百世師者亦夥然矣然或但恬靜  
自守而不失令名者有之或關涉世路而不免疵議  
者有之而其能以明體適用盡博收約爲已任志伊  
學顏不懈終始抱此以歿攷之言行而無瑕釁求之  
事業而無玷汙者則亦鮮矣惟我先生以高才妙年  
初無世習異歧之誘而粹然發軔於正路童習白粉  
不沮不撓卒之所成就者要非一善成名者之所可  
比擬也雖其謙恭自牧而所志則未嘗不大富有其

具而其道則未嘗或枉舉其平生終無瑕釁之可摘玷汙之可指者則若先生可爲儒者之高蹈當代之完人而師表百世者有餘無不足惟彼名位之隆卑顧何足爲先生之輕重者哉矧乎先輩之如一蠹寒暄之師範後學南冥大谷之幽貞物表者名位之得於人者視先生亦不能優焉則六品之官猶視之外者誠如先生之言矣然而當 寧廟大有爲之日衆賢彙征學問之士無不在旌招之列而先生獨不能與焉則雖固爲後學之追憾而况其身歿之後更無子雲堯夫之相爲先後者發潛闡幽表揭當世又

不及於大谷諸賢轉至世代駸過耳目漸遠將使世之學者更不知恥菴先生之爲何如人也則尙論之士安得不尤有所憾焉者乎嗚呼斯其所以益見先生之賢也恥字雖先生之自謙而亦先生之本領工夫觀其不就北渚公學者志尙之不苟自幼已然而如尤菴先生之相許以道義者顧安有元城之嫌而先生猶且引義自持遠避其嫌則其賢不及尤翁而徒有名位者先生之所以自處者可知矣後之人欲觀先生之本末者觀於先生之所以自號亦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先生之曾孫元培托余以先生

狀德之文顧余愧非其人而非此則無以致其景行之懷遂就家乘而撰次之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恥菴集卷之八

